

李逵负荆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元 康进之

李逵负荆

(元) 康进之 著

剧情简介

清明三月三，梁山泊首领宋江下令放假三日，让众弟兄下山祭扫坟墓。黑旋风李逵带醉踏青赏玩梁山泊美景，只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社燕来往，远近沙鸥。李逵豪兴大发，说：“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桃树上一只黄莺叼下一片桃花瓣，落在水中，李逵想起吴学究说过：“轻薄桃花逐水流”。他试着用手指挑起花瓣，黑黑的手指衬着桃花瓣，越发显得花瓣胭脂透，自我都觉得很好笑。随着逐波而去的桃花瓣，李逵来到了草桥店垂杨的渡口，王林的酒店前。李逵和王林是老相识，他进得酒店，想乘兴在这里再喝几碗酒。

李逵一边兴冲冲地喝酒，王林却在一边不住地啼哭，口中时而呼着：“我那满堂娇儿也！”李逵恼了：又不欠你酒钱，哭什么？王林告诉他：刚才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宋江和鲁智深，我敬重他们是梁山泊的头领，叫女儿满堂娇出来给他们敬酒。不料他们回敬了我三钟酒，说是“肯酒”，给了我一个红搭膊，说是“红定”，这样就把我女儿抢走了，说是做宋江的压寨夫人。李逵听说此事，大怒，说是要为王林找回女儿，拿着红搭膊，径到山寨，找宋江、鲁智深算帐去了。

来到山寨，李逵大大地嘲讽了宋江、鲁智深一番，然后拔出板斧就要砍倒竖在聚义堂前的杏黄旗。众人夺下板斧，询问究竟。李逵说出原委，还拿出了红搭膊作为物证。宋江得知情况，知道其中必有暗昧，辩白无效，就要下山对证，并和李逵打赌：如果确是宋江抢了满堂娇，宋江把头输给他，如果不是，就要李逵的脑袋。两人当着众人的面，立下了军令状。李逵不放过鲁智深，也要他同样定下军令状。然后，三人下山往王林酒店而来。

这一路上，李逵紧紧盯住宋、鲁两人，生怕他俩逃走，还对他俩不断地冷嘲热讽。宋、鲁两人此时也只有忍声吞气。三人来到了王林的酒店。李逵叫出

王林来辨认，王林一看，回说不是，再认，还说不是。李逵傻了，以为是王林害怕，叫其放胆去认，王林连说：“不是，不是。”此时宋江和鲁智深不理睬李逵，径自回寨，只等李逵前来对面了。李逵又急又羞，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气出在王林身上，打了王林，把个酒店也打得乱七八糟，但也无计可施，还是只好灰溜溜地回山上去。

回山途中，李逵先砍了一束荆杖，负在背上，准备向宋江负荆请罪。到了辕门外，但见小校们一字排开，见了他也佯做不睬，不像往常那么亲热。聚义堂上，宋江和众弟兄已在那里等他到来。他没有办法，只得上前请罪，承认自己糊涂，并请哥哥打他几下。宋江回答说：“我原与你赌头，不曾赌打。”李逵叫吴学究和鲁智深代他说情，宋江还是不听。实在无奈，心想他杀不如自杀，便向宋江借一口剑，准备自刎。剑拿到了，一看，认出这就是当年跟着宋江打猎时得到的太阿宝剑，是他献给宋江的，想不到今天用它来杀自己。想起兄弟十载相依的恩义，不由得心潮翻滚。

正在这时，王林赶到山寨，大呼“刀下留人”。原来，那两个抢人的歹徒已把满堂娇送回。王林用酒将他们灌醉了，赶到山寨报信。于是宋江来一个顺水推舟，命李逵下山捉拿歹徒，将功折罪。这正中李逵下怀，十分高兴。吴学究叫鲁智深前去相助。鲁智深本来不愿意，但看在“聚义”两个字分上，还是去了。

两人赶到王林店中，那两个歹徒听说来的是鲁智深和李逵，惊呼这是“真命强盗”，就想逃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李逵、鲁智深拿获了歹徒，把他们押到山上。宋江下令将歹徒处死，并就在聚义堂上设下酒席，为李逵、鲁智深庆功。

白话故事

三月的梁山，群芳斗艳，草木争荣，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那穿寨而过的涧水，也象个活蹦乱跳的青春少女，哼着欢乐的曲调向前奔跑着，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似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这青山绿水的环抱中，山寨顶上那一面高高飘扬的杏黄旗，显得格外耀眼；旗帜上“替天行道”四个楷书大字，也历历可见，引人注目。而隔着河岸远远望去，这红、黄交织的旗帜在春风吹拂下一闪一闪飘动的样子，好像一束燃烧的火炬！

梁山人的事业，也正如这春天的景致一样，欣欣向荣，如火如荼。他们的领袖宋公明宋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衙吏役押司出身，但他深通韬略，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抱负不凡，有济世安邦之志；又仗义疏财，常接济患难之中的英雄豪杰。因此江湖上人称“呼保义”、“及时雨”，山寨上的头领，没一个不爱慕他、敬重他的。自从他上山以后，梁山泊的起义事业便开始真正形成了气候，达到了高潮。不久晁盖哥哥中箭身亡，于是宋江便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众头领的一片拥护声中坐上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宋江果然不负众望，聚齐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为宗旨，冲官闯府，攻城陷地，两平曾头市，三打祝家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打得那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土豪恶霸半夜心惊。义军很快便威震山东、令行河北，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宋江不仅指挥英明果断，运筹帷幄，料敌如神；而且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因而令行禁止，深得头领们的尊敬与爱戴；远近的老百姓，更是把他奉若神明，谁个不夸他？不敬他？而梁山寨的英雄好汉们，也为自己有了这样英明的寨主而高兴，因而更加众志成城，同心协力；也更加自觉地维护集体的荣誉，容不得任何人做出违背起义宗旨、给梁山人脸上抹黑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大好的年头里，清明节这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

大事，宋江被一百百姓戳着脊梁骨骂，差点掉了脑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得从黑旋风李逵说起。

一、清明春光，黑旋风赏花

说起李逵，那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小名山儿，是梁山泊里唯一一个真正农民出身的头领。农民嘛，也就有农民的特点。他长得腰圆膀粗，既黑且壮；一头粗黑的头发，发怒时根根竖起，就如刺猬一般；浓眉下一双圆圆的大眼，生气时凶光如电，勇猛似虎；再加上他那一副铁钟一般声音宏亮的嗓门，说话时常常吼声如雷，令不少人感到害怕。其实李逵长相虽然凶狠，心地却很善良。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沂州老家，他正是因为替人打抱不平杀死了人，才辗转流落到江州牢城营里当了一名小牢子，后来便跟随戴宗、宋江等人一起上了梁山。一旦他认准了的理儿，便要坚持到底，就是九头牛也拉他不回，因此家乡人都叫他“李铁牛”，江湖上也送了他一个绰号，叫做“黑旋风”。他心直口快，想啥就说啥，但又有些鲁莽急躁，少个心眼。平常抡着两柄板斧，好像要砍尽天下不平事似的。李逵非常崇拜自己的头领宋江哥哥，宋江也挺喜欢他的憨厚赤诚，天真淳朴，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李逵爱宋江也是有条件的，那便是劫富济贫，锄强扶弱；一旦他发现宋江背离了这个宗旨，做出了虐民害民的事时，他立刻反目成仇，拳斧相向。这不，今天就发生了这样一档子事，弄得宋江好不尴尬。

原来梁山泊义军从一开始便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到清明节或重阳节，都要放假三天，让弟兄们休整休整，轻松轻松。清明节前一天的下午，宋江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嘱咐说：“三日之后，都要回山寨集中；若违了半个时辰，军法处置！”

当天晚上，头领们一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有的准备明儿下山踏青，去领略春光的明媚；也有的要上坟祭扫，追悼死去弟兄的亡灵；当然，也少不了三五伙聚在灯下呼么喝六、赌钱玩耍的。放假嘛，宋江也就不禁止他们了。

可今天的赌桌上，却没有李逵的身影。这一则是因为李逵常常输了钱耍赖，赌友们都不愿与他为伍；再则李逵一没有酒喝，便没有赌钱的兴致。他虽然也喜欢赌博，但他更喜欢喝酒，简直到了嗜酒如命的程度。有了酒，他精神百倍，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若一日没了酒，他便像晒蔫了的草儿，无精打采，干什

么都提不起劲。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吃酒不醉不如醒”。因此他是见酒必饮，每饮必醉，醉了方好痛快干事。他这种豪饮海喝的习惯，曾使得他多次借着酒精的作用精神抖擞，力大无比，打仗时冲锋陷阵，斩将折旗，如砍瓜切菜一般砍杀了无数官兵，也打了无数抱不平。当然，醉了酒嘛，有时也免不了要出点洋相，闹点笑话。在江州牢营时他乘着酒疯与浪里白跳张顺斗武，结果被张顺打下水去，淹得半死，闹了一场大笑话。今儿他又要旧病复发了。

昨儿晚上，李逵觉得酒没喝够，便拉了几个兄弟去山寨门外自家人开的一家酒馆里又痛痛快地喝了一顿。回营之后，便倒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个大懒觉，直睡到今儿日上三竿才醒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见兄弟们无影无踪，寨子里冷清清的，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与紧张。他爬起床来，伸了一个大懒腰，打了一个长呵欠，走出门外，发现昨夜的一场濛濛细雨，把山上的花草树木滋润得更加鲜嫩翠绿，一股浓浓的花香扑鼻而来，顿时让人清爽了许多。他舒舒拳脚，抡了一会儿板斧，觉得精神特别地好。“今儿我该怎样消遣呢？”这个问题一下子窜到了他脑子里。他寻思着，弟兄们都各自下山找乐去了，我何不也下山痛痛快地过一把酒瘾呢？平日在山上，宋江哥哥总是要限制自己喝酒，不许过量，难得痛快。“对，今儿俺就到杏花庄老王林酒店去，喝他个一醉方休！”主意拿定，他便束好腰带，插上板斧，大步跨上了下山的石路。

清明时节的春光，实在是迷人。那姹紫嫣红的山花，翠绿如墨的树木，自不必说了；单说那远处的湖水，也别有一番迷人的景致。和煦的春风，将湖面吹得波纹皱起；黄灿灿的朝阳，又把这万道波纹照映得金光闪闪，金波荡漾，有如仙境。那三三两两的燕子与沙鸥，仿佛也被这波光粼粼的美景给迷住了，不住地在湖面上啄着，叫着，不知道是惊叹，还是欢歌。看到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李逵心里不由得格外高兴起来，平添了几分对梁山的爱恋与敬意，自言自语地说：“谁要是说俺梁山泊没有好景致，俺打他的嘴巴！”

李逵这么说着，又把目光移向了近处的山上。那漫山遍野争芳斗艳的桃花，又把他的目光给紧紧吸引住了。那灼红灼红的桃花，多么艳丽，多么妖娆！忽然，他发现溪岸边一株桃花树上，蹲着一只可爱的小黄莺，那小精灵仿佛也爱煞了这鲜嫩的桃花蕊儿，用它尖尖的小嘴不停地拨弄着花瓣儿玩。那些熟透了的花瓣，便一片一片地被拨弄下来，落在了清澈见底的溪水上，随着潺潺的溪水向前飘去。这如诗如画的景致，使李逵这位只会抡斧弄棒的粗莽汉子，也破天荒地萌动了诗兴。他想，是该用几句好听的话来赞美一下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景。可他琢磨了老半天，胡须都捋掉好几根，还是没有琢磨出一句有诗意的话来，急得他直跺脚。他望着那飘流而去的花瓣，似乎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

地嘀咕着：“我曾听得谁说来……，我想想看。”他放慢了脚步，边走边沉吟着，回想着。突然他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嗨，想起来了！俺学究哥哥平日曾念过一句诗，叫做什么‘轻薄桃花逐水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了。”李逵虽然没有琢磨出自己的诗句，可他由于最终想出了用诗的语言来形容眼前的景致，竟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欢蹦乱跳起来。看着那漂流在水面的花瓣，他实在是爱得不得了，竟不顾溪水的冰凉，伸出他又粗又黑的大手，弯下腰去将花瓣捞起一大捧，要把“美”捧在手里尽情地赏玩。

“嗨，好红好红的桃花瓣儿！”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又把桃花贴到鼻子底下，“嗯，好香，好香！”

他捧着桃花，远瞧瞧，近瞧瞧，实在爱不释手。但也许是这红艳艳的桃花与他那黑乎乎的手指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笑着说：“嘿嘿，看俺的指头好黑！”

这样想着，他便觉得自己粗黑的指头会玷污了这艳丽的桃花似的，又把花瓣放回到水中，自作多情地说：“你这娇艳的小花瓣，俺不可惜了你，俺放你去赶你的伙伴们去。”

花瓣漂走了，李逵似乎又有些舍不得，便又找个借口说：“花瓣儿，等等，我与你一起赶。”说着便跑了起来，贪婪地追赶着漂流的桃花瓣儿。

李逵追呀，追呀，不知不觉便到了杏花庄草桥店的杨柳渡口。猛一抬头，只见王林酒店的酒旗儿正迎风招展，旗帜上那一个斗大的“酒”字，好不撩动人的酒兴！

一见这个“酒”字，李逵突然下意识地犯起了嘀咕，他耳边又响起了宋江哥哥一再告诫他的话：不要独自一人在外面饮酒，免得惹是生非。还有哥哥昨天宣布的命令：“三日之后，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以往多次贪杯误事的教训，使得他不由自主地从心底生出了一种警惕：“不中，只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俺得回去。”

李逵对宋江是由衷地敬佩与爱戴的。他对宋江的感情，比山寨上其他头领都要深得多。在他看来，宋江哥哥不仅是山寨的英明寨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带领起义军打了不少漂亮、痛快的大胜仗；而且在生活上也确实是一个好哥哥，对自己特别关心、照顾，并经常开导自己，教育自己，使自己改掉了不少坏毛病。正因为如此，李逵对宋江便越来越顺从了，轻意不敢违抗他的将令。

不过，今天李逵的兴致实在太好了。那面在春风中飘舞的酒旗，实在撩拨得他心里怪痒痒的，喉咙管里咕噜噜直吞口水。没办法，酒瘾发了，无论如何

也按捺不下。“俺今天非得喝一点不行！不过，俺少喝一点就是了。”李逵毕竟是李逵，没人管着，他便控制不住自己。他这么说着，便又兴致勃勃地朝王林酒店走去。

二、杏花庄里，满堂娇被劫

杏花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里遍植杏树，每当阳春三月花期来临的时候，村里杏花盛开，村庄便淹没在粉红的海洋中，杏花庄因此而得名。因地近梁山泊，这些年村里百姓都能平平安安地过太平日子。可是，这一年的春上，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村的怪事：王林的闺女、十八岁的满堂娇竟被梁山首领宋江给抢走了！全村顿时笼罩在惊恐与忧愁之中。

说起王林，其实怪可怜的。他的老伴早就去世了，膝下只有满堂娇这么一个女儿。王林既当爹又当妈，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大了，肩上的担子也似乎轻松了许多。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十八岁的满堂娇，真个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成了全村最漂亮、也最可爱的姑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八岁的满堂娇，也挺懂事了，经常帮着爹爹涮盘洗碗，忙里忙外。她那动人的笑容，甜甜的声音，似乎比醇酒的味道更浓，曾令多少客人陶陶然，醺醺然，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随着满堂娇的一天天长大，王林酒店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不用说来往客商慕名而来，就是本村的青年小伙，也总要隔三岔五地来豪饮一回。当然，不用说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卖酒姑娘满堂娇。老王林当然也不是不明白，可他有自己的主意。满堂娇是他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他怎肯轻易许配人家？他一定要为女儿找一个才如子建、貌似潘安的如意郎君，以免让自己如花似玉、聪明伶俐的闺女受委屈。也许是择婿的标准高了些吧，十八岁的大闺女了，还在待字闺中，没有许配人家。不过，老王林并不因此而着急发愁。他想，现在女儿如花儿正红，蕊儿正艳，正好帮着自己做几年生意，急什么呢，莫非我这漂亮的女儿还嫁不出去不成！

清明节这天，父女俩起了个大早。他们知道梁山泊的规矩，清明节总要放假三天，那些头领与小士卒们总免不了要来这里吃酒。因此父女俩一起来就忙开了，父亲劈柴生火，宰羊滤酒；女儿则擦桌抹椅，洗菜扫地，把个小酒店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刚这么拾掇完，还没来得及缓口气儿，就见一高一矮两个客人上门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宋刚，一个鲁智恩，都是不务正业、四处流窜的流氓、无赖。因

为名字与梁山寨头领宋江、鲁智深十分相近，只差一个字，便经常冒充宋江、鲁智深名姓，招摇撞骗，胡作非为。当时他俩大大咧咧走进店来，嘴里高声叫着：“老王林，有酒么？”

王林见这么一大早就有客人上门，开了个利市，心里着实高兴，忙堆着笑迎上去说：“有酒有酒，哥哥，请里面坐。”说着便将客人领到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

“打足足五百钱的酒来。”矮个子大汉屁股刚一落到凳子上，便吩咐说。

“好哩，就来，就来。”老王林答应着，忙去拿酒。待他把两碗热乎乎的酒端过来时，矮个子又问道：

“老王林，你认得我两人么？”

王林忙说：“我老汉眼花，不认得两位哥哥。”

矮个子说：“俺就是宋江，这个兄弟就是鲁智深。俺那山上头领，常来你这里打搅，若有欺负你的，你上梁山来告诉我，我一定与你做主。”

王林忙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哪里有这样的事！只是老汉不认得太仆，休怪休怪。早知太仆来到，应该远接才是；接待不及，请别怪罪。老汉在这里开着这酒店，多亏了头领哥哥们的照顾。”说着，便将两碗酒恭恭敬敬地递到两位客人手里，热情地说：“太仆，请满饮此杯！”

老王林说的确实是真心话，他的热情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这些年，因为有梁山义军作靠山，他这里既没有官府勒索，也没有强人横行，太平平地做了几年好生意，他怎能不从心眼里感激这些大恩人呢？尤其是对一寨之主的宋江，他更是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觉得他真不愧是平民百姓的“及时雨”。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的事，他也是早就听人说过的，知道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汉。只是缘薄，这两个好汉他虽然仰慕已久，却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如今，两位好汉双双光临他的酒店，他真有蓬荜生辉之感，怎能不加倍热情地招待呢？

这时宋刚、鲁智恩已接这热乎乎的酒，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连连称赞说：“好酒！好酒！”

王林见客人称赞他酒好，越发高兴了，忙朝里屋喊道：“再拿酒来。”

那自称是“宋江”的人便趁机问道：“老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王林忙答道：“老汉家中并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叫做满堂娇，还没有许配人家呢。两位太仆光临寒店，老汉我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叫孩儿出来与两位太仆递盅酒儿，也表老汉一点心意。”

那“宋江”忙假惺惺地推辞说：“既然是没出阁的闺女，不要她出来吧。”

“鲁智深”赶紧抢着说：“哥哥怕什么？叫她出来！”

王林便朝里屋喊道：“满堂娇孩儿，你出来。”

满堂娇应声而出，走到父亲跟前，问道：“爹爹，你唤我做什么？”

王林说：“孩儿，你不知道，如今梁山寨上的宋公明和鲁智深，来到咱这店里喝酒，你好好给两位头领敬三盅儿酒，让他俩喝得高兴、痛快。”

满堂娇便转过眼去看这两位客人，见他俩眼睛瞪得溜圆，一眨不眨地瞅着自己，顿时羞得脸上泛起红云，忙低下头去，轻声对父亲说：“爹爹，只怕不中呀？”

老王林可没有注意到这些，鼓励着女儿说：“不妨事，宋头领不是坏人。”

满堂娇便羞怯怯地走到两位客人面前，刚要开口说话，只见“宋江”右手忙往外挥着，嘴里不耐烦地说：“去去去，靠远些。我一生最怕闻女人身上的脂粉气！”嘴里这么说着，可那两只贼眼却死盯着姑娘的脸与胸脯不放。

满堂娇见客人如此说话，羞得满脸通红，不知是进好还是退好，这时父亲又发话了：“孩儿，给两位头领敬酒呀！”又陪着笑对“宋江”说：“孩子小，没见过世面，请两位头领多多包涵。”

满堂娇强忍住羞辱，走到“宋江”身边，斟满一杯酒，恭恭敬敬递给他，声音轻轻地说：“请宋头领满饮此杯。”

“宋江”受宠若惊似的，将酒接在手中，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觉着从头到脚都醉透了。可他似乎还没有忘记礼节，忙接过酒壶，斟满一杯，回敬老王林说：“老王，我也敬你一杯。”

王林见“宋头领”这么看得起他，十分高兴，便爽快地接过酒杯，也一饮而尽。当他把杯子递给“宋江”时，“宋江”故意拉住他的手，关心地说：“哎，我说你这老人家，这衣服怎么破了？我把这块红绢搭膊给你，补补这破口子吧。”说着，便解下身上的红绢搭膊，塞在王林手里。

老王林知道梁山泊的头领是最体恤穷人的，如今见“宋头领”果然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他真是打心眼里感激。他本能地觉着，“宋头领”的这番好意不能拒绝，否则就显得生疏了，“宋头领”会不高兴的。他拿着这块红绢搭膊，轻轻抚摸着，眼睛湿湿的，正要感激的话，只听得“鲁智深”哈哈笑着说：

“老人家，恭喜你！”

王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将疑惑的目光投向“鲁智深”，问道：“喜从何来？”

“鲁智深”说：“你不知道么？你刚才喝的这盅酒，就是俺宋江哥哥的订亲酒；你手里的红绢搭膊嘛，就是俺哥哥订亲的彩礼了。俺宋江哥哥手下有一百

零八条好汉，单单就少一个夫人哩。你的福气不小，俺哥哥看起了你的闺女，你就将你这个满堂娇孩儿嫁给俺宋江哥哥做个压寨夫人吧，今后保你有享不尽的富贵哩。今天就是个好日子，俺两个便带你的女儿上山去了。哈哈！”说着，两个强盗便忽地站了起，一左一右架住满堂娇就往外走。

老王林被这一连串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话给吓懵了，半天转不过弯来。当听到女儿声嘶力竭的哭叫声时，他才猛然回过神来，忙丢下红绢搭膊，冲上前去拉住两个强盗的衣服，哀求着说：“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不能这样呀！”

“鲁智深”转过身来，掰开王林的手，死劲一脚，将王林踹了个仰面朝天，恶狠狠地说：“去你娘的！”

老王林哪里肯就此放手，他号啕着冲出门外，嘴里哭喊着：“你们不能这样呀！”

“鲁智深”见王林又冲上来了，闪过一边一个扫腿，将王林绊倒在地，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老王林哪里经得起这强盗的拳脚？眼看着便不能动弹了。这时“宋江”已将满堂娇强按到马上，“鲁智深”便放下王林，飞身跳上马去。两个强盗骑着马“得得”地走到酒店门口，对着哀哭的王林说：“王林，你不用着急，我们只借你的女儿用三天，第四日我们就送她回来。”说完，便一溜烟地跑了。老王林趴在地下，哭得死去活来。

三、嫉恶如仇，怒问不平事

第二天，杏花庄西面几里外的山路上，晃晃悠悠走着一个腰别板斧的黑脸大汉。此人虎背熊腰，面似锅底，扎撒着络腮胡子，一路上游山玩水，赏花赏草，倒也悠哉悠哉。他便是梁山好汉李逵，人称黑旋风，这黑旋风生性急躁鲁莽，嫉恶如仇。梁山上放三天假，他与弟兄们尽情游玩了一番，今天是规定返山的期限，他还觉得不过瘾，又一路赶来，想在回山以前再在王林这里痛饮一番。

这黑汉子将醉未醉，一路上的美景，总牵动他的视线，使得脚步更加不稳。清明前后的梁山泊，和风渐起，一阵如烟似的细雨过后，梁山笼在一片似云似雾的轻纱之中。朝阳初起，又给青山、绿水、红花、翠叶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确美不胜收。李逵一路走来，又打黄莺儿，又摘桃叶儿，真如三岁的顽童一般。边走还边想，谁要说我梁山泊没什么景致，才真该打他的嘴巴！看那山间的溪水，初开的桃花，对了！俺吴学究哥哥还说什么……“轻薄桃花逐水流”！俺且

看看“轻薄桃花逐水流。”……一边想着，一边拣起落在溪边的残花丢进溪水里，看着它在水波中打转儿，过一会儿又捞起来，看着它水灵灵地躺在黑指头上，自己不觉也傻乎乎地笑了。他又拣些残花丢进溪水，追着看粉嫩的桃花瓣小船一般随水往前流动，直转过小山坳，来到杏花庄的小酒店前。

“王林哪！有酒么？”李逵亮开粗嗓门，“往日里老给赊欠，今儿给你这些碎银子做酒钱，你给我斟满了好酒，煮上肥羊肉……”

王林这里正呆坐在柜台前，想着被抢去的女儿和苦命的自己，他木然地接过银子，自语道：“我还要银子干什么……”

李逵没注意到王林的脸色，笑着说：“嘿，嘿，你这王林，真有意思，口里说不要，手却只往怀里揣。”见王林把银子揣好了，又说：“好啦，老王，拿酒来。”

王林不慌不忙地将酒壶端了过来，李逵也不等他筛酒，便自己接过酒壶，仰着脖子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自言自语地说：“我将这酒吃在肚里，心里还翻呀翻的想能不能吃这酒呢；不吃吧，实在憋不住酒瘾。管他呢，吃！”于是便又大声对王林说，“老王呀，把你那香喷喷的上等好酒再给我热几碗来，另外再给我煮几碗又肥又嫩的羔羊肉。我今日要乘着好兴致喝个痛快。”

老王林答应着，侍候着。虽然他对梁山泊头领的敬意已完全被憎恨所代替，可这黑旋风李逵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动不动就要动气使粗，他怎敢怠慢？看着李逵那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狂饮海吃的样子，他只得强按着眼泪往肚里流。

李逵还是丝毫也没有注意到王林的脸色，他像夏天喝凉水一样，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大碗，边吃着菜边说：“王林呀，你这酒真香！你这杏花庄酒店，我看硬是要赛过那有名的谢家酒楼呢。我喝了你的酒，就把什么烦恼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听李逵这么一说，王林陡地觉得心如刀绞，悲痛万分，眼泪终于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压低了声音哭着说：“我那满堂娇儿呀！”

这一切，李逵还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他只顾自己痛痛快快地喝酒。七八碗热酒下肚之后，他似乎全身都热了，慢慢地便觉得味有点不对劲，于是便喊道：“老王，这酒凉了，给我换壶热酒来。”

老王林完全沉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根本没有听到李逵的话，还在酒垆边偷偷地哭泣，嘴里不停地喊道：“我那满堂娇儿呀！”

李逵见王林半天没过来，便放大嗓门喊道：“快筛热酒来！”

王林被这巨雷般的声音震醒了，可嘴里还是压抑不住地哭着：“我那满堂娇儿呀！”

李逵这下终于看到了老王林满脸痛苦的神情，但他仍然没听清王林嘴里说些什么，便不解地问：“老王，是我不曾给你酒钱么？你怎么这么烦恼？”

王林忙止住哭，说：“哥哥，不干你的事，我自有撇不下的烦恼事，你只管吃你的酒。”

李逵偏要问个明白，说：“老王，咱两个平日说话投机，有啥说啥，今儿你怎么生分了？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王林不敢将真相告诉李逵，便掩饰道：“你不知道，我只为嫁走了我的女孩儿着恼。”

李逵一听，猛拍了一下大腿，不以为然地说：“咳，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就为这个！我说，你这个呆老子也真是有点古怪，嫁了女儿，就这样伤心烦恼！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要嫁她呢？把她养成白发苍苍的老姑娘，还不随你的便？”

王林哪里听得进李逵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还是抑制不住地哭着：“我的满堂娇儿哟！”眼泪又雨点般掉了下来。

李逵见王林这样伤心，便热心地开导宽慰说：“老王，你知道世上有三不留么？”

王林问道：“哥哥，是哪三不留？”

李逵说：“蚕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他顿了顿，用手指着王林，“呆老子，还有一句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王林还是只顾低着头哭泣，没有理睬李逵的话。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便又问道：“老王，我问你，你那女孩儿嫁了什么人？”

王林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冲口说道：“哥，我那女孩儿要真是嫁人，我怎么会这样烦恼？只是我晦气，我那女儿被两个贼汉抢走了！”说完，又放大了嗓门哭道：“哎哟！我那满堂娇儿哟！你让我想死了！”

李逵一听“贼汉”两个字，顿时勃然变色，双目圆睁。因为这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和官府骂他们梁山泊人的字眼，他最不爱听。他热爱梁山泊，热爱宋江哥哥带着他们所干的冲官闯府、劫富济贫的起义事业。因此他自然容不得任何人侮辱梁山泊，只要一听到伤害梁山泊人的话，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攥紧拳头。现在，老王林竟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两个他最不爱听的字眼，这不是在骂自己么？这么一想，他便愤怒地一拍桌子，大着嗓门吼道：“王林，你说是贼汉，难道是我抢了你的女儿么？你给我说个明白，若有半句胡言，我一把火将这茅草店烧成灰烬，将你这些酒瓮酒坛摔成碎片！”他顿了顿，喘着粗气，又说，“王林，你快说！说得对，我们便没事；若说的不对，我决不饶你！”

王林见李逵怒成这个样子，忙陪小心说：“太仆请息怒，听老汉慢慢说与你听。”接着他便如此这般把今儿早上“宋江”和“鲁智深”来店中喝酒，并连骗带抢夺走他女儿满堂娇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未了又说：“哥哥，我王老汉偌大年纪，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只靠着我那女孩儿。他们平白无故把我的女儿抢去了，哥，你叫我如何不烦恼？”

李逵听说是宋江和鲁智深抢走了满堂娇，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事理上都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想，俺那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宋江哥哥，怎么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不对，他不是这种人！经验告诉他，不能鲁莽，不能乱来。一想到这，李逵有些得意起来，心里说：嘿嘿，人人都说我黑旋风粗心、鲁莽，今儿个我就多个心眼儿给你们瞧瞧，哼！他眼珠转了两转，耐着性子问王林道：“王林，你说你女儿是俺宋江哥哥抢走的，有什么证据没有？”

王林忙从怀里摸出那块红绢搭膊，用手甩了甩，说：“这就是证据！”

李逵接过红绢搭膊，瞧过来瞧过去，不敢冒然断定这便是宋江之物，可他又想：我若不信吧，可哪个士大夫会有这样的东西？终于，他那脆弱的怀疑与小心被这件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物证给彻底打消了。顿时他气得牙齿格格响，恨恨地说：“好啊！你这个王八蛋宋江！你口口声声说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背后却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真是人面兽心呀！既然如此，别怪俺铁牛对你不客气！”他狠狠地一拳头击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碗团团转，象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冲着王林说，“老王，你做下一瓮好酒，宰下一个好牛犊儿，只等三日之后，我一定轻轻地把手儿，送你那满堂娇孩儿来家。你意下如何？”

王林听说李逵要送他女儿回家来，喜得什么似的，满口答应说：“哥，你若能送得我女孩儿回家来，老汉不要说一瓮酒，一个牛犊儿，便搭上我一条老命，也报答不尽哥哥的大恩大德！”

李逵说：“好！我如今就回去见俺宋公明，当众数说他的罪行，叫他先辞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和数不尽的小喽罗，然后俺便押着他和鲁智深离开山寨，直接到你这儿来对质。那时节，我若叫你出来，你可别象乌龟一样，缩了头不敢出来。”

王林咬着牙齿，恨恨地说：“我老汉若见不到他们两个，便不说了；我若见了他们两个，我恨不得咬掉他们一块肉下来，我怎么会躲着不肯出来见他们呢？”

李逵想试他一下，故意耍了个心眼，突然眼睛一亮，指着门外说：“老王，你看，那不是俺宋江哥哥来了？”

王林忙回过头去，东看看，西望望，没有看到人，又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着

李逵。李逵笑着说：“没有。老儿，俺逗你玩哩。”他站了起来，走到王林跟前，“记住，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做了中看不中用的镗枪头。”说完，便气冲冲地走出酒店，直奔梁山而去。

王林目送着李逵走远了，才无精打采地自言自语道：“李逵哥哥去了，我也收拾好店铺，专等三日之后，他送我满堂娇孩儿回家。”说着，他又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满堂娇孩儿呀，你把我心都要想碎了！……”

四、三分醉意，大闹聚义堂

在回山寨的路上，李逵既气愤又痛心。想从前，他是多么敬仰这位号称“呼保义”、“及时雨”的宋公明啊！记得自己还曾经说过“杀去东京（开封），夺了鸟位，俺宋江哥哥就做了皇帝……”的话，俺把他当作一个真正替天行道、替穷苦人撑腰作主的英雄，没想到他原来竟也是一个贪花恋色、人面兽心的禽兽！哼！一想到这里，李逵的心便激愤得不得了，拳头攥得铁紧，恨不得立即揪住宋江，问他几个为什么，然后一板斧结果了他，大家散伙。但一想到散伙，想到自己与众兄弟们正做得轰轰烈烈的起义事业从此就要断送在宋江的手里，他的心又不由得悲痛万分。他太爱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冲官闯府、打豪劫富的事业了。这与他平生要打尽天下不平事的宿愿是多么吻合啊！可如今，因为宋江这狗杂种，大家又要散伙了，这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肝胆俱裂呢？

李逵就这样一路气愤着，心痛着，带着三分醉意，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梁山寨。

宋江、吴用、鲁智深一千人这时正立在山寨前，眺望着春色覆盖的梁山，谈论着军中之事。另一方面，清明众弟兄们放假，今天三日已到，是规定返山的期限，宋江他们便在寨前，看谁先回山。

李逵气冲冲地走到山寨上，见聚义堂前面的平地上，“替天行道”杏黄旗在空中高高飘扬；厅里厅外，已肃然站列着荷枪持戟的士卒。尽管这气氛颇有些庄严肃穆，可李逵气冲霄汉，哪里顾得了这些！他一走上平地，便大声呼着：“小喽罗快报进去，说我李山儿来了！”

一士卒忙进去禀报：“报得哥哥知道，有李山儿回来了。”

宋江说：“叫他过来。”

不等宋江话音落地，李逵已大步闯了进来。见台上坐着宋江、吴用、鲁智深三人，他故意不理宋江，只与吴用施礼道：“学究哥哥好。”又故意视而不见、

旁若无人地问，“俺宋公明哥哥在哪里？”

宋江以为李逵故意装疯卖傻，与他逗乐，带着几分笑意地说：“你这家伙好生无礼，只与学究哥哥施礼，却不与我施礼！”

李逵这才故作惊讶地看着宋江，说：“哦，原来宋公明哥哥也在这里！对不起，得罪了！”顿了一下，他便手舞足蹈地唱起了结婚典礼上常唱的喜庆歌，“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唱完了，又问道，“哥哥，俺嫂子在哪里？快请出来让俺拜两拜。俺这里有些零碎金银，也送给嫂嫂做拜见钱。”

宋江忙打断他：“你这家伙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呀？”

李逵说：“你最最要好的朋友为你庆喜哩！”

“庆什么喜？”

李逵变喜为怒，气呼呼地说：“你别装糊涂了！你那新娶的压寨夫人在哪里？”

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吱声的鲁智深，知道李逵又是喝醉了在发酒疯，他觉得李逵这副疯疯癫癫的样子很好笑，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惹得李逵无名火起，双眼圆睁，指着他骂道：“秃驴！你笑什么？这都是你帮他做成的好事！”

宋江更糊涂了，也觉得有些好笑地问：“怎么，智深兄弟，也有你呐？”

鲁智深摊开两手，晃了晃脑袋，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李逵见他们俩这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越发气得不行，厉声吼道：“你们两个都休想装蒜蒙混，俺铁牛今日饶不了你们！”

宋江这时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严重，便不再逗笑，耐着心严肃地问道：“山儿，你下山去，听人说了些什么事情，你何不对我明说了？”

李逵喘着粗气，把头偏向一边，不肯吭声。他想让宋江自己把“坏水”倒出来。

宋江又说：“山儿，既然不好和我说，你就对学究哥哥说吧。”

李逵憋不住了，便转过头来，望着吴用，霹雳般地吼道：“这黑汉要娶老婆，这秃驴就帮他做媒！”吼了两句又不肯往下说了。

宋江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身子偏过一边问鲁智深道：“智深兄弟，他说你曾做什么媒来？”

鲁智深没好气地说：“他这莽牛，不知道到山下灌了多少酒，醉得来像只踹不死的老鼠一样，谁知道他嘴里嘟噜胡诌些什么！”

李逵见他们合伙干了坏事，却又装聋做哑不肯认帐，越发气得火冒三丈，冲着宋江怒吼道：“我当初敬你是条好汉，原来你却是个畜生！竟干出这种好事来！”李逵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转过身对着堂下站立的士卒们大放悲声地说：“大

家知道吧，咱梁山泊有天无日啊！”

说到这里，李逵的声音哽咽了，眼睛也湿润了，头低垂在胸前直摇晃。全场也都为李逵这异样而激动的話惊愕了，一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堂内霎时静默下来，寂然无声，只有堂外那面杏黄旗在风中猎猎有声。这声音很快使李逵从悲痛中惊醒，他抬头望去，“替天行道”四个字让他刺心般地疼，他一时气不打一处来，拔出腰中的板斧，几步冲上去，举起斧子就要砍那旗杆，幸好被堂下的几个士卒及时拦腰抱住了，旗杆才没有被砍倒。

宋江见他如此撒野，气得忍无可忍了，大声喝斥道：“你这铁牛！有什么事也不查个明白，便要提起板斧砍倒我的杏黄旗，真是太放肆了！”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军师吴用也忍不住发话了：“山儿，你也太……”

李逵见吴用也有埋怨语气，瞪圆双眼恶狠狠地朝他说：“你说我太口快，太心直，难道你也帮他说话不成！”说完，他又转过身对堂下大声喊道：“弟兄们，大家都来！”

“都来做什么？”宋江忙问。

“都来做一个会亲庆喜的筵席！”

宋江又忍住气，耐着性子说：“山儿，你下山在哪里吃酒，遇着什么人，说我些什么？你从头到尾说与我听。只要你说得明白，我便饶你。”

李逵见宋江还在假装正经耍赖皮，再也憋不住了，便直通通地瞪着他说：“你抢了杏花庄王林的闺女，还想赖帐不成。”

宋江终于明白是怎么回来了，说：“原来老王林的女孩儿，有人说是被我抢来了。难怪你生这么大的气。不过，这事情有点蹊跷，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

李逵不等宋江说完，便抢过话头大着嗓门说：“这桩事分分明明，清清楚楚，有什么蹊跷！现如今老王林在家里悲悲啼啼，痛不欲生。宋江啊，他在家里戳着俺梁山泊人的脊梁骨骂哩！”

“他怎么个骂我们法？”宋江关切地问。

“他骂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说到这里，李逵觉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浓浓的伤感侵上心头，使他不能自制，竟破天荒地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李逵这条硬汉子，这样伤伤心心地哭出声来，这还是头一次。在他后来的历史上，也只有他在接母上梁山的途中，母亲被老虎吃了那一次，他才这样伤心地哭过。闲话休提。

且说当时堂下的士卒，都被李逵的哭声感动了。静默片刻之后，他们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不知道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宋江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原因，这时只见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侧过身对吴用说：“学究兄弟，想必是有歹人冒充俺与智深兄弟名姓，抢走了满堂娇。”

吴用点头称是。宋江便又对李逵说：“山儿，你说王林的闺女是我抢的，你也该问他讨个证据，这事才能弄清真假。”

李逵早就料到宋江会这么说的，忙止住哭泣，说：“你要证据么？有，有，有。”说着忙从衣兜里掏出那块红绢搭膊，拿在胸前抖了抖，得意地说：“这红搭膊，就是证据！”

宋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李逵身边，接过红绢搭膊看了看，便笑着说：“咳，我说你这铁牛呀！这东西又不是只我一个人有，你怎么断定它就是我的？”

听宋江这么一说，李逵还真愣了一下，圆睁着眼睛，心想：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但他马上又想：这也许是宋江在耍滑头抵赖吧？对，就是这样！俺要小心，不要让他瞒过了，哼！想到这里，李逵又有些得意起来，便不再反省自己的粗心与疏忽，死死认定宋江便是强抢民女的强盗。宋江越是不肯承认，他便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正确无误。这么打定了主意，他便又恶狠狠地盯着宋江说：“这东西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不成？”

宋江觉得事情重大，必须立即弄个清楚；否则既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也败坏了梁山泊的名誉，还会冷了弟兄们的心，断送梁山泊的起义事业。于是他当机立断地对李逵说：“山儿，这事光听我分辨，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这样吧，你说满堂娇是我抢来了，我总会把她藏个地方吧。我如今就让你到山寨里去搜，若搜出来了，我便……”

李逵不等宋江把话说完，便抢着吼道：“哼！你想得真好！谁不知道山寨上兄弟们都护着你，他们帮你藏好了，这么大个山寨，我上哪儿搜去！”

宋江见此法不行，便又说：“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先和打个赌，呆会儿咱们一块儿下山，到王林酒店去，让他来辨认。如果他认出抢他女儿的真正是我，那我就拼着这颗头输给你；不过，”他故意停了停，目光严厉地盯着李逵，“如果他说不是我，那你输些什么给我？”

李逵一听宋江要与他打赌，又来劲了，大着嗓门说：“哥，你要与我赌头？”他眼珠转了转，又狡黠地说：“好吧，要是我输了，我摆一桌酒席请你！”

宋江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说：“你这铁牛，倒越来越学会占便宜了。摆一桌酒席，那还不饱了你自己的口福？不行！你得赌一样配得上我这颗头的东西。”

被宋江这么一逼，李逵倒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脑子里开始打转转，但一

见四下里黑洞洞的眼睛都盯着自己一个人，他无法多想，攥紧拳头，使劲朝下击了一下，发誓说：“罢，罢，罢！要真是我输了，我就向你纳上我这颗牛头！”

宋江说：“军中无戏言！”

李逵也说：“军中无戏言！”

“既然如此，”宋江朝着吴用说：“学究兄弟，你就替我写下军令状，好生收着。”

吴用二话没说，铺开纸，提起笔来就要写。这时忽听得李逵大声说：“慢着！”他眼睛盯着鲁智深，“难道这做媒的花和尚就饶了他不成？”

鲁智深拍了拍他那光脑袋，笑着说：“我这光头，不赌它吧，省得你说不吉利。”

李逵哪里肯依，大声说：“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了你这颗秃头，也得给写上！”

鲁智深也毫不示弱，压过李逵的声音说：“写上就写上！到时候你可没有两颗头输！”

李逵看着吴用在写军令状，以为自己必胜无疑，也斜着眼睛，觑一眼宋江，得意地说：“哼！谁叫你夺人爱女，逞己风流！”

宋江也毫不示弱地说：“你看你这副粗野凶狠的样子！你别得意早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哩！”

李逵说：“嘿，宋江，哪怕你指天画地能瞒鬼，今儿个也骗不了我李逵！”

宋江看着吴用把军令状写好了，便说：“走！下山去。”说罢便往外走。

李逵紧跟在宋江身后，得意忘形地念起了自己随口编的顺口溜：

下山寨，共对质；

认得真，觑得实；

割你头，塞你嘴！

说着，还用手在宋江的后颈项上比划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宋江转过身来，嗔怪地说：“你这家伙怎敢如此无礼？”

李逵笑着说：

非铁牛，敢无礼；

既赌赛，怎翻悔！

说完又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兄弟们大家都来听着！”

“你又吆喝什么？”宋江问。

李逵说：“俺如今和宋江、鲁智深同到杏花庄上去对质，只等那老王林嘴里道出一个‘是’字儿，”李逵故意顿下来，眼睛觑着鲁智深，“你这做媒的花和尚，不要怪我，我一板斧先分你作两个瓢儿。——谁叫你帮他拐了人家十八岁

的闺女满堂娇！”

鲁智深故意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双手抱着头说：“哎哟，吓死我了！”

李逵不理他，又说：“俺单单把宋江留下，我要亲手服侍哥哥走一遭。”

“你怎么服侍我？”宋江抢着问。

李逵又有些气呼呼地说：“我服侍你！我服侍你！我一只手揪住你衣领，一只手抓住你腰带，滴溜扑将你摔个‘一’字，用大脚踏住你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对准你那脖子，‘咔嚓’一声。”李逵比划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就是跳出你家七代先灵来，也将我劝阻不得！”

李逵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走去。

这里宋江见李逵走远了，忙叫士卒备两匹马，他与鲁智深各骑一匹，追赶李逵去了。

五、三方对质，白忙乎一场

一路上，李逵把宋江、鲁智深盯得紧紧的，生怕他俩半路上逃跑了。宋江、鲁智深的马儿走得快了些，李逵就三步并作两步紧紧跟上，气喘吁吁地说：“咳，宋江，你也等我一等啵，听说要到丈人家里去，你敢情喜欢得急不可待呀！”等宋江、鲁智深的马儿走得慢了，李逵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又回个头来一个劲儿催促道：“咳，你们两个倒是走快点儿呀！一个个像窟里拔蛇、毡上拖毛似的！”一会儿又挖苦说：“花和尚，你也是小脚儿么？这样走不动！我看你多半是做媒的心虚，不敢走了吧。宋公明，你也走快点吧。你这会儿莫不是怕拐了人家女孩儿，不好意思了，也不敢走了么？”

宋江、鲁智深看着李逵这副得意洋洋、不可一世的样儿，真是既好气又好笑。宋江也不时回敬一句：“李山儿，你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呀。到那里老王林认得不是我，你当心你的脑袋！”

到得山下杏花庄村口，远远地能看到王林酒店的酒旗了，宋江故意停住脚步，想试探一下李逵，便对他说：“山儿，你不记得当初上山时，你认俺做哥哥，我们也曾有八拜之交哩，你就不念旧情了么？今日你就饶过我吧。”

李逵一听这话，仿佛自己已经打赢了这场赌赛似的，更加有劲了，毫不动情地说：“哥呀，你说先前我们曾有八拜之交，可谁叫你是个花木瓜儿，中看不中用！你这些话，只会让俺发笑，俺如今怎肯与你讲什么辈分，叙什么情谊！俺只要你的头哩。”他顿了顿，又催促说，“走吧走吧，就要见到你丈人了，丑媳

妇总要见公婆的，还怕什么哩！”

李逵就这样一路得意洋洋，风言风语，将宋江、鲁智深押到王林酒店的门口。只见王林家的大门紧紧地关着。

原来，老王林自从上午李逵走了之后，便关了店门，一个人呆在家里暗自伤心。他一会儿对着梁山泊呆呆地站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那满堂娇儿呀！”一会儿他又怒气冲冲地骂道：“哼！什么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敢情都是些强抢民女的流氓、强盗！”哭过了，骂过了，心头的悲痛与怨恨还是不能排解，于是，他拿起酒瓢，揭开酒缸盖，舀起一瓢冷酒，咕噜咕噜便往下咽。几瓢冷酒下肚，老王林便觉得有些头重脚轻，支撑不住了。他忙铺好枕席，倒下炕去。刚一躺下，他又怕满堂娇孩儿回来了，没人开门，便又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东倒西歪地走到门口，打开店门，东看看，西望望，不见满堂娇的身影，便又关上店门，口里不住地哼着：“我那满堂娇儿呀！”哼着哼着便倒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李逵他们到来时，他正睡着没醒呢。

李逵带着宋江、鲁智深走到王林酒家门口，先嘱咐宋江、鲁智深说：“你们两个不要说话，等我去叫门。”说着便走近门边，“嘭嘭嘭”地拍了几下门，喊道：“老王，老王，开门！”

里面没有动静，老王林还在呼呼地睡着。李逵又使劲猛拍了几下门，放大嗓门喊道：“老王，开门！我将你那满堂娇孩儿送回来了。”

王林迷迷糊糊听见说什么“满堂娇孩儿送回来了”，慌忙一骨碌从炕上爬了起来，嘴里欣喜若狂地说着：“真是李山哥送我孩儿回来了！我快开门，我快开门。”他眼睛还没有好好睁开，便慌慌张张打开了店门，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便双手抱住迎面而来的人，哭哭啼啼地说：“我的儿呀！你让我想死了！”他抱得紧紧的，双手摸呀，亲呀，忽然发现这人身上毛茸茸的，又粗又壮，有些不对劲，才睁开眼睛一瞧，忙不迭地松开手，说：“呸！原来不是。”他忙将头探出门外，东看看，西望望，没有发现满堂娇的身影，便迷惑地望着李逵问道：“李山哥，我那满堂娇儿呢？”

李逵见王林想女儿想得这样昏头昏脑，既同情又觉得好笑，便打趣道：“老王，你也让俺进了屋再说吧。俺叫了两声开门都不应，一说送你那满堂娇孩儿来家了，便慌忙开了店门，搂着俺那黑乎乎的粗脖子，叫道：‘我那满堂娇儿也！’”

李逵一席风趣的话，说得背后的宋江、鲁智深都哈哈地笑了。王林有些不好意思地揉了揉眼睛，说：“哥哥，请进家里来坐。”

李逵先一步跨了进去，宋江、鲁智深也跟着进了店门。李逵再一次回头叮

嘱他二人说：“老王可是上了岁数的人，胆子又小，你们不许吹胡子瞪眼睛大声吓唬他。我这就去叫他来认你们两个。”说完便走到王林身边，压低嗓门说：“老王，我将抢你女儿的宋江、鲁智深二人带来了，你过去认认，看是也不是？”他怕王林胆虚，又给他壮胆说：“你不要害怕，有我黑旋风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不过，”他放慢了速度，严肃地看着王林，“你可要认准了，俺与他俩赌着一颗脑袋哩。”

宋江先站了起来，和蔼地说：“老人家，您走近来些。我就是梁山寨上的宋江，抢你女儿的人，可是我么？”

李逵瞪了宋江一眼，抢白道：“谁让你说话来？你给俺好好站着！”又给王林鼓劲说，“老王，你大胆认！不用怕，有我呢。只要你说出一个‘是’字儿，我便手起斧落，他那颗脑袋便归你了。——可就是他么？”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老王林听了李逵的话，果然圆瞪双眼，目露凶光，一步一步逼近宋江。他把宋江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觉得有些不像；他怕自己老眼昏花，擦了擦眼睛又看一遍。终于，他的头开始摇动了，肯定眼前这个人确实不是。

宋江见王林摇了摇头，便说：“老人家，您可看仔细了，我究竟是不是抢你女孩儿的那个人？”

李逵不等老王林答话，便抢着说：“宋江，你着什么急呀？你让老王好好认嘛！你这么逼着他，他还敢认吗？”又给王林打气说：“老王，你不要怕他！我把这板斧已捏得手直冒汗了哩，只要你‘是’字儿一出口，我便‘咔嚓’一声结果了他。”

听了李逵的话，老王林又从上到下把宋江仔细打量了一遍。抢他女儿的那个“宋江”，化成灰他都是认得的。可眼前这个宋江，实实在在是另外一个人呀。他想：他们赌着一颗脑袋呢，我可不能冤枉了好人！想到这，他的头摇得更坚定了，连连说：“不是他，不是他。”

宋江露出得意之色，瞟着李逵说：“怎么样？”

李逵两只眼睛瞪得滴溜圆，打雷似地吼道：“你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干啥？你这样瞪着眼睛吓着他，他哪还敢认？”又有些着急地对王林说，“老王，你再去好好认一认。你要再说不是，我这颗头可就要输给他了！”

王林露出为难之色，说：“李大哥，这个人真的不是呀！”

宋江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眼睛挑逗地盯着李逵，说：“怎么样？”

李逵开始稳不住神了，慌忙拉着王林走到鲁智深面前，边走边说：“老王，你来，这个便是做媒的鲁智深。你再去认，看是也不是。”

鲁智深也站了起来，看着王林说：“老王林，你看洒家是也不是？”

李逵冲着鲁智深气势汹汹地吼道：“秃驴！闭上你的臭嘴！让他自己慢慢认！”

王林将鲁智深从头到脚打量一遍，不用再看，便连连摇着头说：“这个更加不是了。”

鲁智深凶狠地瞪着李逵，吼道：“铁牛！我可是那媒人么？”

李逵的嗓门比鲁智深更高了八度：“秃驴！谁叫你先打雷似的吆喝一声，他哪还敢认呐。”又一个劲儿鼓动王林说：“老王，你再去认。你别看他那一副凶神恶煞似的样子，就吓倒了。去吧！去认，去认呀！”

王林十分为难地说：“哥呀，我说不是，就不是了，你只管叫我去认啥呢？那个宋江，是瘦个儿，青眼睛；如今这个却是黑黝黝的矮个儿，脸上还刺有字痕。那个鲁智深，虽是一个癞痢头，可总还有几根头发；如今这个却是剃得光光的和尚。不是，不是，两个都不是！”

李逵听王林这样一说，又气又急，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鲁智深又故意朝他也斜着眼睛冷笑，李逵感到羞愧难当，便把满腔怒气都泼洒到眼前这个不给他争气的老王林身上。他一手抓住王林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说是俺宋江哥哥抢了你女孩儿么？怎么现在又说不是了？”说罢顺手捅了王林一拳头。

王林怕李逵还要打他，忙喊道：“哎哟，打死我了！”

宋江赶忙抢上前来，喝斥道：“铁牛，你对老王撒什么牛劲？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山寨去，我慢慢跟你算帐！”又对随从的士卒说：“小喽罗，牵马来！俺与智深兄弟先回山寨去了。”说完他朝鲁智深挥了下手，径直朝门口走去。

李逵急得傻了眼，呆呆地看着，眼看宋江就要迈出门口了，他三步两步跨上前去，挡住门口，请求着说：“哥呀，你再坐一坐吧，让那老汉再仔细认一认嘛。”

鲁智深一把将李逵推开，待宋江走出门坎后，他回过头狠狠瞪了李逵一眼，并使足劲说了声：“哼！”然后便大摇大摆向外走去。

门外宋江已上了马，望着呆若木鸡的李逵，他故意放大嗓门说：“智深兄弟，俺两个先回山寨去吧。”说罢，还悠然自得地吟诵着一首即兴吟成的打油诗：

堪笑山儿太慕古，
无事空将头来赌。
早早回到山寨中，
伸出脖子受板斧！

李逵痴呆呆地看着宋江、鲁智深走得远了，半天才懊丧地说：“咳！这确是我李山儿的不是了，稀里糊涂的跟俺哥哥打什么赌？今儿个这三寸舌头便是俺

自个儿的断头刀了！”说完，便直摇晃着脑袋垂头丧气地朝梁山泊走去。

六、负荆请罪，李逵跪宋江

他边走边恨恨地埋怨自己：山儿，山儿，你这个老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怎么就没跟王林问清楚那两人长什么模样就冲上山？怎么又没听哥哥分辨两句就暴跳如雷？说不定弟兄们都会来作证，哥哥这几天根本就没下山！再说，宋哥哥是什么人，智深哥哥又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了解吗？想当初，宋哥哥一身正气，斩杀妻子阎婆惜，智深哥哥为给金氏父女伸张正义，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们能和抢人良家妇女的贼寇联系上吗？唉！你呀你，你好糊涂，怎么早就想不到这些呢？还风风火火许下愿，说给人家王林找回女儿，这倒好，上上下下白折腾一通，还把自己打赌给搭进去了！

李逵当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也曾想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他走到一个鸟儿见了也发愁的万丈高崖边，心想：与其当着众人的面受一番羞辱后再被斩首，还不如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他俯视一下深不见底的悬崖，说：“只要我轻轻往下一跳，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黑旋风也没了。”

可是，李逵今天真的不想死。他多么留恋山寨上那么多意气相投、情同手足的兄弟好汉，多么留恋那种痛痛快快地打官府、劫富豪、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起义生活。“对，俺不能死！俺还要用俺这两把板斧，去砍杀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呢。”想到这，李逵又毅然地从悬崖边退了下来，重新走上了上梁山寨的石路。

“可是，怎样才能求得俺宋江哥哥的饶恕呢？”这个问题一下子窜到了李逵的脑子里，紧紧困扰着他，使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双眉紧锁，头往下垂，慢慢地走着，想着。突然，他眼睛一亮，右手猛拍了一下大腿，兴奋地说：“有了！”原来他想起吴用哥哥曾给他讲过的“负荆请罪”的故事。战国时期赵国的老将廉颇瞧不起出身微贱的文臣蔺相如，常常当众侮辱他。可蔺相如全不计较，只以国家大局为重。后来他果然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荣誉，保住了领土不被侵犯。廉颇知道自己错了，便主动背着荆杖去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将相和好，国家强盛，使强大的秦国几十年都不敢对赵国轻举妄动。而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便也成为传颂不衰的千古美谈。“对，俺也学着廉颇的样儿，向俺哥哥陪礼请罪去。俺背着有刺的荆杖儿，去那聚义堂上，让哥哥打两下，俺哥哥的气就消了。”

这么想着，李逵便加快了脚步。但他突然又犯起了犹豫，心想：“不中！万一到得山寨上，哥哥不肯打我，只要我这颗头，那可怎么办？”他又放慢脚步，埋着头琢磨起来。可琢磨了半天，也没有琢磨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最后他把牙使劲一咬，自言自语地说：“罢！罢！罢！俺今儿就拼着这颗牛头，去闯一闯运气吧！”

这么决定了，李逵便在山上折了一束荆条，脱光膀子，将荆条背在背上，弯着腰一步一步地朝山寨的聚义堂走来。

聚义堂上，宋江、吴用、鲁智深等头领已经升帐在坐，堂下两边士卒荷戟而立，正等待着李逵到来，要执行军令状，处罚李逵。气氛煞是威严。

李逵光着膀子，背着一束荆条，弯着腰目不斜视地朝聚义堂门口走来。靠着两眼的余光，他看见士卒已严肃地站成了两队，就像没有见到他到来一样，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李逵凭直觉就已感到这阵势有点不妙，这些个小喽罗，往常见我来了，都趋前退后地跟我套近乎，讲礼让；今儿怎么一个个都不理我？他抬起眼睛偷偷看一眼厅堂的正前方，见宋江坐在正中，吴用、鲁智深一左一右坐在他的两边，正目光严厉地盯着自己呢。到了这个时候，李逵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便硬着头皮，弯着腰径直朝宋江面前走去。

“山儿，你背上背着什么呢？”不等李逵开口，宋江便先问开了。

“哥哥，俺给您请罪来了。怪俺一时没见识，做出这等莽撞事来。哥哥，您就用这荆条打俺几下吧，铁牛今日知罪了。您若不打啊，俺这坏毛病老改不掉哩。”

宋江故意严厉地说：“我原来只与你赌头，不曾赌打。刀斧手，将李逵踹下聚义堂，斩首报来！”

李逵见真要杀他，急得慌了手脚，忙摔掉背上的荆条，跪到吴用面前，睁大眼睛急切地说：“学究哥哥，您也帮我劝一劝么！”

吴用笑了笑，没有说话。李逵又忙走到鲁智深面前，说：“智深哥哥，俺知道您是最讲义气的。看在兄弟的份上，您就帮俺劝一劝哥哥吧！”

鲁智深故意把头扭向一边，像没听见似的，根本不为所动。

李逵见吴用、鲁智深都不肯帮他说情，更着急了，忙从地下拾起一把荆条，递到宋江面前，祈求着说：“哥，您还是打俺几下吧！”

宋江板着面孔，毫不动情地说：“我不打你，只要你那颗头！”

李逵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好理由，忙说：“哥哥，您真个不肯打我？那打一下，便实实在在疼一下，好难受哩，那砍头只是一刀便完了，倒不疼哩。”

宋江还是不松口，坚持说：“我不打你。”

李逵只听说不打他，没有下文，便情急智生，钻了个空子，嘴里说：“不打了？那我谢谢哥哥了！”说完便慌忙转过身子往外走。

宋江忙喝住道：“你走哪里去？”

李逵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故意睁大眼睛疑惑地问：“哥哥说不打我了呀？”

看到李逵这副天真可笑的样子，宋江也差点被逗笑了。可他明白，现在绝对不能笑，今天非得给这铁牛一点颜色看看，好好地治一治他不可。于是他强掩住笑容，严厉地说：“我不打你，并没有饶恕你呀！我与你打了赌，还立下了军令状，这是开玩笑的么？我如今只要你那颗头！”

李逵听到这儿，便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脑袋一下子耷拉下去，象晒蔫了的草儿一样。他也明白，那军令状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看来，宋江哥哥即使想饶恕我，也不可能了。谁叫自己糊里糊涂跟他立什么军令状呢？唉！真是悔之晚矣！想到这里，李逵心中坦然了，也不再抱什么生的指望。他使劲拍了一下大腿，象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罢！罢！罢！既然哥哥一定要杀我，他杀不如自杀，借哥哥的剑来，让俺自杀而死吧！”

宋江也顺水推舟地说：“也好，左右，将我的剑递给他。”

李逵接过士卒递过来的宝剑，横在胸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慢慢地，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着说：“这把剑原来不就是我的么？想当日俺跟着哥哥打围射猎，在一条官道旁边，众人看见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去路，都不敢走过去；待俺走到跟前一看，却不见蟒蛇，只见这口太阿宝剑。俺不管三七二十一，拾起这把剑，便献给俺哥哥佩戴。数日前，俺曾听得‘吱楞楞’的剑响，心中想道：这剑又要杀人了。没想到竟是要杀俺自己！”

一番话，说得宋江与在场的其他头领都心里酸酸的。其实，宋江也并不要真的就杀李逵。他太了解李逵了，知道这人天真、单纯、直率、豪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很多的优点。宋江清楚，李逵虽然敬爱自己，但他对自己的爱是建立在保护穷苦百姓利益、维护梁山泊起义宗旨之上的。一旦他得知自己背离了这个宗旨，做出了给梁山泊的人脸上抹黑的事情，他便会六亲不认，对自己不留情面。今天他之所以对自己鲁莽无礼大不敬，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超越个人恩怨之上的爱心的。这一点，宋江心里太清楚了。因此他早就从心底原谅了李逵。但他也知道，李逵虽然可爱，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鲁莽、急躁，遇事少个心眼儿。宋江今日之所以要升堂严肃军纪，就是要吓唬吓唬李逵，让他通过这件事吸取一次终身难忘的深刻教训，彻底改掉这个坏毛病。

宋江的思绪像煮沸的开水一样翻滚着，听了李逵一番动情的话语，他正要

发话，忽又听李逵声音哽咽地说：“哥哥，兄弟与您十载相依，那般情义如今也都不消说了！”说完，便将剑横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没等宋江说出“且慢”二字，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喊道：“刀下留人！”

七、戴罪立功，罪魁是宋刚

喊话者不是别人，正是杏花庄酒店的老板王林。

原来，昨日下午王林看着李逵满脸沮丧地走了，心中既感激，又有些歉疚，自言自语地说：“李逵哥哥也走了。他今天果然领了两个人来叫我认。原来这两个是真宋江与鲁智深，都不是抢我女孩儿的。不知是哪两个天杀的，拐了我满堂娇孩儿去了哟！……”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王林正这么自言自语地唠叨着，门外那两个抢他女儿的强盗宋刚和鲁智恩就带着她女儿来了。那宋刚人未进门，便高声嚷嚷道：“泰山大人在哪里？”说着便大大咧咧走进了店门，将眼睛都哭得红肿了的满堂娇推到王林面前，说：“我们原来只借三天，第四天就送你女儿回家。怎么样，我们没有骗你吧？”

王林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痛哭失声地说：“我的满堂娇孩儿，你受苦了吧？他们打你哪儿了？”

满堂娇依偎在父亲怀里，不停地抽搐着，泣不成声。

宋刚见他们这个样子，很不耐烦地说：“泰山，我们没有骗你，准准的三日，便送你女儿回家了。你用什么谢我们？”

王林忙放开满堂娇，强装笑容对宋刚说：“多谢太仆见爱。只是老汉家里贫寒，急忙里不曾备有喜酒，就请两位太仆到我女儿房里喝一杯冷酒吧，待明天我再宰个小小的鸡儿请你们两个。”

宋刚说：“那也好，我们就到夫人房里吃酒去。”说着便与鲁智恩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满堂娇的卧房。王林忙搬进一张桌子来摆好，请他两人坐下，随即就送来了现成的酒菜。两位流氓也不客气，端起碗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老王林站在旁边，看着两个强盗狼吞虎咽地吃着，心里想着：“这两个贼汉，原来不是梁山泊上的头领。只可惜那李逵哥哥，一片热心来帮我，赌着头打抱不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初也怪我没弄清楚，错怪了山寨上的宋公明和鲁提辖，也害得李逵哥哥赌输了一颗脑袋。我此刻不去帮他，更待何时？”

这么想定之后，王林便强装笑容，将酒冷一碗热一碗递过来，一个劲儿劝

两位客人尽兴地喝，痛快地喝。两个流氓也像酒中饿鬼一样，有一碗没一碗地吃着，哪还讲什么客气，想什么后果。吃到深夜，两人都已烂醉如泥，倒在床上，睡得像死猪一样。老王林便悄悄吩咐满堂娇几句，自己连夜摸着黑赶上梁山泊报信来了。到得山寨时，正好赶上宋江在处罚李逵，李逵刚一举剑，他便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

当时宋江见王林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便问道：“老人家，您这么急急忙忙地赶到山寨上来，想必有什么事情？”

王林稍微定了定神之后，说：“告哥哥知道：抢我女儿的那两个贼汉，昨晚又到我家来了，如今已被我灌醉在家里。哥哥，你要与老汉做主呀！”

宋江一听，便乐呵呵地笑了，这正好给了李逵一个台阶下，于是他站起来对李逵说：“山儿，如今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我这就放你跟着老王林去拿那两个贼汉，若拿得住时，便将功折罪，免你一死；要是拿不住，让两个贼汉跑了嘛，那可就要罪加一等，二罪俱罚了。——你敢去么？”

李逵早就乐得心急手痒了，宋江话音刚落，他就“嘿嘿”笑着说：“哥，这真是挠到俺铁牛的痒处了。俺这一去，保管将两个贼汉如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可军师吴用却皱着眉头说：“山儿，你话虽说得这么容易，可他们有两副鞍马，你一个人如何拿得住他们两个？万一让他们跑掉了，可不输了我梁山泊的威风？”他转过身看着鲁智深，“鲁家兄弟，还是请你与山儿一同走一趟，助他一臂之力吧。”

鲁智深还有些气不过，嘟着嘴说：“哼！那铁牛开口便骂我秃驴，死活诬赖我会做媒，两次三番定要那王林认我，他打的什么主意？他如今有本事，自个儿去捉拿那两个贼汉好了，我鲁智深决不帮他！”

吴用又劝道：“你只看在‘聚义’两个字上，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怒愤，便坏了我们梁山泊的大面子。”

宋江也发话说：“军师这话说得有道理。智深兄弟，你就同山儿一块去，将那两个顶名冒姓的贼汉给我擒来。”

鲁智深见有宋江的话，才爽快地答应说：“既然哥哥吩咐，兄弟俺敢不从命！”说完便提起禅杖，同李逵、王林一起下山去了。

一路无话。他们到达杏花庄的时候，已是午牌时分了。这时宋刚、鲁智恩两个强盗还在打着呼噜呢。

王林拍了两下店门，喊道：“满堂娇孩儿，开门。”

满堂娇应声而出，打开了店门。随着“吱呀”一声门响，宋刚、鲁智恩两

个贼汉也惊醒了。宋刚睁开眼睛，伸开两臂，打了一个长长的大呵欠，睡眼惺忪地说：“好酒！敢情俺两个昨夜都醉倒了。”他抬头看了看窗外，“嗬，太阳都照顶上了，还不见俺泰山出来，敢是他也醉了么？”

李逵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没等宋刚、鲁智恩醒过神来，他便蓦地闯了进去，一把揪住宋刚的衣领，厉声吼道：“强盗，你泰山来了！”边说边用拳头鼓点般地打去。

宋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酒意全消，神智一下子便清醒了，忙说：“好汉，你也通个姓名么？怎么一动手就打人？”

李逵停住拳头，“嘿嘿”笑着说：“你要问俺名姓么？俺说出来，直唬得你屁滚尿流！俺就是梁山泊上的黑爷爷李逵，”他回过回头去看了守在门口的鲁智深，“这个哥哥便是真正的花和尚鲁智深。俺们今日奉了宋江哥哥之命，特来捉拿你们两个强抢民女的贼汉！嘿嘿，你可别怪我黑爷爷性情不好！”说罢拳头又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

宋刚一听，果然吓得身软如泥，忙喊道：“智恩兄弟，这是真格的强盗，我们打不过他们，快跑！”说罢便挣脱李逵的手朝门口跑去，想夺路而逃。

可他们哪里逃得出去！鲁智深横着根禅杖，凶神恶煞似地守在门口，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脱逃。

说时迟，那时快。李逵两步冲了上来，厉声喝道：“贼汉哪里跑！”说着便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揪住宋刚，按在地上一顿雨点般的拳打脚踢，眼见得便不能动弹了。与此同时，鲁智深也已将那个冒充他名姓的鲁智恩一顿杖打，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擒住了。

两人打足了瘾之后，便用绳子将两个强盗捆住，推到店堂上，李逵对王林说：“喏，老王，两个贼汉已拿住了，你们要打就打吧。只是别打死了，我们还要押到山寨上去缴令呢。”

王林同满堂娇慌忙朝李逵、鲁智深跪下，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多谢两位恩人！”

鲁智深赶紧扶起王林，说：“好啦，老王，你不要拜我们；要拜，你明儿带着满堂娇来山寨拜谢俺宋江哥哥就是了。”说罢便与李逵押着两个强盗上梁山去了。

王林看着他们走远了，才说道：“这两个贼汉终于被擒住了，今日才出了俺这一口恶气。娇儿，我们快准备好肥羊、美酒，明儿上梁山去拜谢我们的大恩人宋公明。”

满堂娇不知是被刚才的打斗场面吓坏了，还是高兴过头了，浑身直抽搐打

颤。王林见她这副样子，以为她心里难受，便说：“我儿不要哭，这样的贼汉有什么好处？等我慢慢给你找一个好女婿，嫁给他就是了。”说着便关了店门，着手准备明天的谢礼。

红红的朝阳渐渐升起，照在小酒店前的酒旗上，李逵二人押着两个小贼又赶上山去。宋江等人见去了这么长时间，正等得心急，准备派人下山接应，忽见贼人已押到。见到两个贼寇，想起是他们冒名顶替，作恶多端，败坏梁山好汉名声，几至弄得兄弟相残，宋江不禁怒火中烧，当下令人斩首示众。

正当这时，王林和满堂娇也牵羊担酒来到山寨上，拜谢宋头领的搭救之恩。宋江见今日又为民除了一害，十分高兴，下令说：“弟兄们，今日就在这聚义堂上，将就用老王林送来的肥羊美酒，设下赏功筵席，与李山儿、鲁智深庆功！”

觥筹交错，笑声朗朗。梁山泊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寨前那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映衬着蓝天白云，在春风拂过的梁山泊，扬得更加威武。

剧作者小传

康进之生卒年不详，棣州（今山东惠民）人。一说姓陈。生平事迹无考。所作杂剧今知有《黑旋风老收心》、《李逵负荆》两种，今仅存后一种。

戏剧原文

第一折

〔冲末扮宋江，同外扮吴学究，净扮鲁智深，领卒子上。宋江诗云〕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者是也。曾为郢州郢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经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后来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喽罗，威镇山东，令行河北。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如今遇这清明三月三，放众弟兄下山，上坟祭扫。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诗云〕俺威令谁人不怕，只放你三日严假；若违了半个时辰，上山来决无干罢。〔下〕〔老王林上云〕曲律竿头悬草褥，绿杨影里拨琵琶。高阳公子休空过，不比寻常卖酒家。老汉姓王名林，在这杏花庄居住，开着一个小酒务儿做些生意。嫡亲的三口儿家属，婆婆早年亡化过了，止有一个女孩儿，年长十八岁，唤做满堂娇，未曾许聘他人。俺这里靠着这梁山较近，但是山上头领，都在俺家买酒吃。今日烧的旋锅儿热着，看有什么人来。〔净扮宋刚，丑扮鲁智恩上〕〔宋刚云〕柴又不贵，米又不贵。两个油嘴，正是一对。某乃宋刚，这个兄弟叫做鲁智恩。俺与这梁山泊较近，俺两个则是假名托姓，我便认做宋江，兄弟便认做鲁智深。来到这杏花庄老王林家，买一钟酒吃。〔见王林科，云〕老王林，有酒么？〔王林云〕哥哥，有酒有酒，家里请坐。〔宋刚云〕打五百长钱酒来。老王林，你认得我两人么？〔王林云〕我老汉眼花，不认的哥哥们。〔宋刚云〕俺便是宋江，这个兄弟便是鲁智深。俺那山上头领，多有来你这里打搅，若有欺负你的，你上梁山来告我，我与你做主。〔王林云〕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并没有这事。只是老汉不认的太仆，休怪休怪。早知太仆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做递酒科，云〕太仆，请满饮此杯。〔宋刚饮科〕〔王林云〕再将酒来。〔鲁智恩饮酒科，云〕哥哥，好酒。〔宋刚云〕老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王林云〕老汉家中并无什么人，有

个女孩儿，唤做满堂娇，年长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老汉别无什么孝顺，着孩儿出来，与太仆递钟酒儿，也表老汉一点心。〔宋刚云〕既是闺女，不要他出来罢。〔鲁智恩云〕哥哥怕什么？着他出来。〔王林云〕满堂娇孩儿，你出来。〔旦儿扮满堂娇云〕父亲，唤我做什么？〔王林云〕孩儿，你不知道，如今有梁山上宋公明，亲身在此，你出来递他一钟儿酒。〔旦儿云〕父亲，则怕不中么？〔王林云〕不妨事。〔旦儿做见科〕〔宋刚云〕我一生怕闻脂粉气，靠后些。〔王林云〕孩儿，与二位太仆递一钟儿酒。〔旦儿做递酒科〕〔宋刚云〕我也递老王一钟酒。〔做与王林酒科〕〔宋刚云〕你这老人家，这衣服怎么破了？把我这红绢搭膊与你，补这破处。〔老王林接衣科〕〔鲁智恩云〕你还不知道，才此这杯酒是肯酒，这搭膊是红定，把你这女孩儿与俺宋公明哥哥做压寨夫人。只借你女孩儿去三日，第四日便送来还你。俺回山去也。〔领旦下〕〔王林云〕老汉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只看着这个女孩儿，似这般可怎么了也？〔做哭科〕〔正末扮李逵做带醉上，云〕吃酒不醉，不如醒也。俺，梁山泊上山儿李逵的便是。人见我生得黑，起个绰号，叫俺做黑旋风。奉宋公明哥哥将令，放俺三日假限，踏青赏玩。不免下山，去老王林家，再买几壶酒，吃个烂醉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云〕俺问王留道，哪里有酒？那厮不说便走。俺喝道，走那里去？被俺赶上，一把揪住张口毛，恰待要打，那王留道，休打休打，爹爹，有。〔唱〕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

【混江龙】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云〕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唱〕

【醉中天】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云〕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啖阿啖阿，啖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唱：哦！想起来也，俺学究哥哥道来。〔唱〕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唱〕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唱〕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云〕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迢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云〕兀那王林，有酒么？不则这般白吃你的，与你一抄碎金子，与你做酒钱。〔王林做揣科，云〕要他那碎金子做什么？〔正末笑科，云〕他口里说不要，可揣在怀里。老王，将酒来。〔王林云〕有酒，有酒。〔做筛酒科〕〔正末云〕我吃这酒在肚里，则是翻也翻的；不吃，更待干罢。〔唱〕

【油葫芦】往常时酒债寻常行处有，十欠着九。〔带云〕老王也，〔唱〕则你这杏花庄压尽他谢家楼。你与我便熟油般造下春醅酒，你与我花羔般煮下肥羊肉。一壁厢肉又熟，一壁厢酒正篘，抵多少锦封未拆香先透，我则待乘兴饮两三瓯。

【天下乐】可正是一盏能消万种愁。〔云〕老王也，咱吃了这酒呵，〔唱〕把烦恼都也波丢，都丢在脑背后。这些时吃一个没了休。〔带云〕我醉了呵，〔唱〕遮莫我倒在地上，遮莫我卧在瓮头。〔做吐科，云〕老王咪，〔唱〕直醉的来在这搭里呕。

〔云〕老王，这酒寒，快旋热酒来。〔王林云〕老汉知道。〔做换酒科，哭云〕我那满堂娇儿也！〔正末云〕快酹热酒来。〔王林又哭云〕我那满堂娇儿也！〔正末云〕老王，我不曾与你酒钱来？你怎么这般烦恼？〔王林云〕哥哥，不干你事，我自有撇不下的烦恼哩，你则吃酒。〔正末唱〕

【赏花时】咱两个每日尊前语话投，今日呵为甚将咱佯不揪？〔王林云〕你不知道，我自嫁我的女孩儿，为此着恼。〔正末唱〕哎，你个呆老子畅好是忒掐搜。〔云〕比似你这般烦恼，休嫁他不的。〔王林哭科，云〕哎哟，我那满堂娇儿也！〔正末唱〕你何不养着他到苍颜皓首？〔云〕你晓的世上有三不留么？〔王林云〕哥，是那三不留？〔正末云〕蚕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唱〕呆老子，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云〕我问你，那女孩儿嫁了个什么人？〔王林云〕哥，我那女孩儿嫁人，我怎么烦恼？则是晦气，被一个贼汉夺将去了。〔正末做打科，云〕你道是贼汉，是我夺了你女孩儿来？〔唱〕

【金盏儿】我这里猛睁眸，他那里巧舌头，是非只为多开口。但半星儿虚谬，恼翻我怎干休！一把火将你那草团瓢烧成为腐炭，盛酒瓮摔做碎瓷瓿。〔带云〕绰起俺两把板斧来，〔唱〕砍折你那蟠根桑枣树，活杀你那阔角水黄牛。

〔云〕兀那老王，你说的是，万事皆休；说的不是，我不道的饶你哩。〔王林云〕太仆停嗔息怒，听老汉慢慢的说与你听。有两个人来吃酒，他说我一个宋江，一个是鲁智深。老汉便道：正是梁山泊上太仆，我无甚孝顺，我只一个十八岁女孩儿，叫做满堂娇，着他出来拜见，与太仆递一杯儿酒，也表老汉的一点心。我叫出我那女孩儿来，与那宋江、鲁智深递了三杯酒，那宋江也回递了我三钟酒，他又把红搭膊揣在我怀里。那鲁智深说：“这三钟酒是肯酒，这红搭膊是红定，俺宋江哥哥有一百八个头领，单只少一个人哩。你将这十八岁的满堂娇，与俺哥哥做个压寨夫人，则今日好日辰，俺两个便上梁山泊去也。”许我三日之后，便送女孩儿来家。他两个说罢，就将女孩儿领去了。老汉偌大年纪，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则觑着我那女孩儿。他平白地把我女孩儿强抢将去，哥，教我怎么不烦恼？〔正末云〕有什么显证？〔王林云〕有红绢搭膊便是显证。〔正末云〕我待不信来，那个士大夫有这东西？老王，你做下一瓮好酒，宰下一个好牛犊儿，只等三日之后，我轻轻的把着手儿，送将你那满堂娇儿来家，你意下如何？〔王林云〕哥，你若送将我那女孩儿来家，老汉莫要说一瓮酒，一个牛犊儿，便杀身也报答大恩不尽。〔正末唱〕

【赚煞】管着你目下见仇人，则不要口似无梁斗，一句句言如劈竹。〔带云〕宋江咪，〔唱〕不争你这一度风流倒出了一度丑，誓今番泼水难收。到那里问缘由，怎敢便信口胡诌？则要你肚囊里揣着状本熟，不要你将无来作有，则要你依前来依后。〔云〕我如今回去见俺宋公明，数说他这罪过，就着他辞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

伙，半垓来小倭倭，同着鲁智深，一径离了山寨，到你庄上。那时节，我若叫你出来，你可休似乌龟一般，缩了头再也不肯出来。〔王林云〕老汉若不见他，万事休论；我若见了他，我认的他两个，恨不的咬掉他一块肉来，我怎么肯不出见他？〔正末云〕老王，兀的不是俺宋江哥哥？〔王林慌顾科〕〔正末云〕没也。老儿，俺斗你耍哩。〔唱〕你可也休翻做了镗枪头。〔下〕〔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我也收拾过铺面，专等三日之后，送满堂娇孩儿来家。满堂娇孩儿，则被你痛杀我也。〔下〕

第二折

〔宋江同吴学究、鲁智深领卒子上〕〔宋江诗云〕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鸦衔肝肺扎煞尾，狗啃骷髅抖搜毛。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节令，放众头领下山踏青赏玩去了。今日可早三日光景也，在那聚义堂上，三通鼓罢，都要来齐。小倭倭，寨门首觑者，看是那一个先来。〔卒子云〕理会得。〔正末上，云〕自家李山儿的便是。将着这红褡膊，见宋江走一遭来。〔唱〕

【正宫·端正好】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髟，则今番不许收拾。俺可也磨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

【滚绣球】宋江咪，这是甚所为，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气如雷。可不道他是谁，我是谁，俺两个半生来岂有些嫌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争几句闲言语，我则怕恶了多年旧面皮，展转猜疑。

〔云〕小倭倭报复去，道我李山儿来了也。〔卒子做报科，云〕喏，报的哥哥得知，有李山儿来了也。〔宋江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做见科〕〔正末云〕学究哥哥，喏！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俺宋公明在那里？请出来和俺拜两拜，俺有些零碎金银在这里，送与嫂嫂做拜见钱。〔宋江云〕这厮好无礼也！与学究哥哥施礼，不与我施礼。这厮胡言乱语的，有什么说话？〔正末唱〕

【倘秀才】哎，你个刎颈的知交欢喜！〔宋江云〕庆什么喜？〔正末唱〕则你那压寨的夫人在那里？〔指鲁智深科，云〕秃驴，你做的好事来！〔唱〕打干净球儿不道的走了你！〔宋江云〕怎么，智深兄弟，也有你那？〔正末唱〕强赌当硬支持，要见个到底。

〔宋江云〕山儿，你下山去，有什么事，何不就明对我说？〔正末做恼不言语科〕〔宋江云〕山儿，既然不好和我说，我就对学究哥哥跟前说波。〔正末唱〕

【滚绣球】俺哥哥要娶妻，这秃厮会做媒。〔宋江云〕智深兄弟，说你曾做什么媒来？〔鲁智深云〕你看这厮，到山下去，吃了多少酒，醉的来似踹不杀的老鼠一般，知他支支的说什么哩。〔正末唱〕元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做拔斧斫旗科〕〔唱〕就恨不斫倒这

一面黄旗！〔众做夺斧科〕〔宋江云〕你这铁牛，有什么事也不查个明白，就提起板斧来，要斫倒我杏黄旗，是何道理？〔学究云〕山儿，你也忒口快心直哩！〔正末唱〕你道我忒口快，忒心直，还待要献勤出力。〔做喊科，云〕众兄弟们都来！〔宋江云〕都来做什么？〔正末唱〕则不如做个会六亲庆喜的筵席。〔宋江云〕做什么筵席？〔正末唱〕走不了你个撮合山师父唐三藏，更和这新女婿郎君，哎，你个柳盗跖，看那个便宜！

〔宋江云〕山儿，你下山在那里吃酒，遇着甚人，想必说些什么？你从头儿说，则要说的明白。〔正末唱〕

【倘秀才】不争你抢了他花朵般青春艳质，这其间抛闪杀那草桥店白头老的。

〔宋江云〕这事，其中必有暗昧。〔正末唱〕这桩事分明甚暗昧！生割舍，痛悲凄，〔带云〕宋江唻，〔唱〕他其实怨你。

〔宋江云〕元来是老王林的女孩儿，说我抢将来了。休道不是我，便是我抢将来，那老子可是喜欢也是烦恼？你说我试听。〔正末唱〕

【叨叨令】那老儿一会家便哭啼啼在那茅店里，〔带云〕觑着山寨，宋江，好恨也！〔唱〕他这般急张拘诸的立。那老儿一会家便怒哝哝在那柴门外，〔带云〕哭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唱〕他这般乞留曲律的气。〔宋江云〕他怎生烦恼那？〔正末唱〕那老儿一会家便闷沉沉在那酒瓮边，〔带云〕那老儿拿起瓢来，揭开蒲墩，舀一瓢冷酒来，汨汨的咽了。〔唱〕他这般迷留没乱的醉。那老儿托着一片席头便慢腾腾放在土炕上，〔带云〕他出的门来，看一看，又不来，哭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唱〕他这般壹留兀渌的睡。似这般过不的也么哥，似这般过不的也么哥。〔宋江云〕这厮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

〔宋江云〕学究兄弟，想必有那依草附木，冒着俺家名姓，做这等事情的，也不可。只是山儿也该讨个显证，才得分晓。〔正末云〕有，有，有，这红搭膊，不是显证？〔宋江云〕山儿，我今日和你打个赌赛。若是我抢将他女孩儿来，输我这六阳会首；若不是我，你输些什么？〔正末云〕哥，你与我赌头？罢，您兄弟摆一席酒。〔宋江云〕摆一席酒，倒好了你，须要配得上我的。〔正末云〕罢罢罢，哥，倘若不是你，我情愿纳这颗牛头。〔宋江云〕既如此，立下军状，学究兄弟收着。〔正末云〕难道和尚就饶了他？〔鲁智深云〕我这光头，不赌他罢，省的你叫不利市。〔做立状科〕〔正末唱〕

【一煞】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不是我节外生枝，囊里成锥，谁着你夺人爱女，逞己风流，被咱都知。〔宋江云〕你看黑牛这村沙样势那。〔正末唱〕休怪我村沙样势，平地上起孤堆。

〔宋江云〕若不是我呵，我不道的饶了你哩！〔正末唱〕

【黄钟尾】那怕你指天画地能瞒鬼，步线行针待哄谁？又不是不精细，又不是不伶俐。〔宋江云〕我和你就下山去。〔正末唱〕下山寨，到那里，李山儿，共质对。认的真，觑的实，割你头，塞你嘴。〔宋江云〕这铁牛怎敢无礼？〔正末唱〕非铁牛，

敢无礼，既赌赛，怎翻悔！莫说这三十六英雄，一个个都是弟兄辈。〔云〕众兄弟每都来听着！〔宋江云〕你着他听什么？〔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鲁智深同到那杏花庄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个字儿，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开两个瓢，谁着你拐了一十八岁满堂娇！单把宋江一个留将下，待我亲手伏侍哥哥这一遭。〔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只手揪住衣领，一只手搭住腰带，滴留扑摔个一字，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觑着脖子上，可叉！〔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也将我来劝不得。

〔下〕

〔宋江云〕山儿去了也，小倭罗鞦两匹马来，某和智深兄弟，亲下山寨，与老王林质对去走一遭。〔诗云〕老王林出乖露丑，李山儿将没做有。如今去杏花庄前，看谁输六阳魁首。〔同下〕

第三折

〔王林做哭上，云〕我那满堂娇儿也，则被你想杀我也！老汉王林，被那两个贼汉将我那女孩儿抢将去了，今日又是三日也。昨日有那李逵哥哥，去梁山上寻那宋江、鲁智深，要来对证这一桩事哩。老汉如今收拾下些茶饭，等候则个。〔做哭科，云〕我那满堂娇儿，说道今日第三日，送他来家，不知来也是不来，则被你想杀我也！〔宋江同智深、正末上〕〔宋江云〕智深兄弟，咱行动些。你看那山儿，俺在头里走，他可在后面；俺在后面走，他可在前面，敢怕我两个逃走了那！〔正末云〕你也等我一等波，听见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欢也。〔宋江云〕智深兄弟，你看他那厮迷言迷语的。到那里认的不是，山儿，我不道的饶了你哩！〔正末唱〕

【商调·集贤宾】过的这翠巍巍一带山崖脚，遥望见滴溜溜的酒旗招。想悲欢不同昨夜，论真假只在今朝。〔云〕花和尚，你也小脚儿，这般走不动！多则是做媒的心虚，不敢走哩。〔鲁智深云〕你看这厮！〔正末唱〕鲁智深似窟里拔蛇。〔云〕宋公明，你也行动些儿，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儿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云〕你看他波！〔正末唱〕宋公明饲毡上拖毛。则俺那周琼姬，你可什么王子高，玉人在何处吹箫？我不合蹬翻了莺燕友，拆散了这凤鸾交。

〔云〕我今日同你两个来这杏花庄上呵，〔唱〕

【逍遥乐】倒做了逢山开道，〔鲁智深云〕山儿，我还要你遇水搭桥哩！〔正末唱〕你休得顺水推船，偏不许我过河拆桥。〔宋江做前走科〕〔正末唱〕当梆的他纳胯挪腰。〔宋江云〕山儿，你不记得上山时，认俺做哥哥，也曾有八拜之交哩。〔正末唱〕哥也，你只说在先时有八拜之交，元来是花木瓜儿外看好。不由咱不回头儿暗笑，待和你争什么头角，辩甚的衷肠，惜甚的皮毛！

〔云〕这是老王林门首。哥也，你莫言语，等我去唤门。〔宋江云〕我知道。〔正末叫门科〕老王，老王，开门来！〔王林做打盹〕〔正末又叫科〕〔云〕老王，开门来！我将你那女孩儿送来了也。〔王林做惊醒科，云〕真个来了，我开开这门。〔做抱正末科，云〕我那满堂娇儿也！呸，原来不是。〔正末唱〕

【醋葫芦】这老儿外名唤做半槽，就里带着一杓。是则是去了你那一十八岁这个满堂娇，更做你家年纪老。〔云〕俺叫了两三声不开门，第三声道送将你那满堂娇女孩儿来了，他开开门，搂着俺那黑脖子，叫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唱〕老儿也，似这般烦恼的无颠无倒，越惹你揉眵抹泪哭嚎啕。

〔云〕哥也，进家里来坐着。〔宋江、鲁智深做入坐科〕〔正末云〕他是一个老人家，你可休唬他。我如今着他认你也。老王，你过去认波！〔王林云〕老汉正要认他哩。〔宋江云〕兀那老子，你近前来，我就是宋江。我与你说，那个夺将你那女孩儿去？则要你认的是者，我与山儿赌着六阳会首哩。〔正末云〕老王，你认去，可正是他么？〔王林做认科，云〕不是他，不是他。〔宋江云〕可如何？〔正末云〕哥也，你等他好好认咱，怎么先睁着眼吓他？这一吓，他还敢认你那？兀的老王，只为你那女孩儿，俺弟兄两个赌着头哩！老王，兀那个不是你那女婿，拐了满堂娇孩儿的宋江？〔王林做再认摇头科，云〕不是，不是。〔宋江云〕可何如？〔正末唱〕

【么篇】你则合低头就坐来，谁着你睁睛先去瞧？则你个宋公明威势怎生豪，刚一瞅早将他魂灵吓掉了。这便是你替天行道，则俺那无情板斧肯担饶！

〔云〕老王你来。兀那秃厮便是做媒的鲁智深。你再去认咱！〔鲁智深云〕你快认来。〔王林做再认科，云〕不是，不是。那两个，一个是青眼儿长子，如今这个是黑矮的；那一个是稀头发腊梨，如今这个是剃头发的和尚。不是，不是。〔鲁智深云〕山儿，我可是哩？〔正末云〕你这秃厮，由他自认，你先么喝一声怎么？〔唱〕

【么篇】谁不知你是镇关西鲁智深，离五台山才落草。便在黑影中摸索也应着，只被你爆雷似一声先唬倒。那呆老子怕不知名号？〔带云〕适才间他也待认来，〔唱〕只见他摇头侧脑费量度。

〔宋江云〕既然认的不是，智深兄弟，我们先回山去，等铁牛自来支对。〔正末云〕老王，我的儿，你再认去。〔王林云〕哥，我说不是他，就不是他了，教我再认怎的？〔正末做打王林科〕〔王林云〕可怜见打杀老汉也！〔正末唱〕

【后庭花】打这老子没肚皮揽泻药，偏不的我敦葫芦摔马杓。〔宋江云〕小倭倭，将马来，俺与鲁家兄弟先回去也。〔正末云〕你道是弟兄每将马来，先回山寨上去。我道哥也，你再坐一坐，等那老子再细认波。〔唱〕哥哥道备马来还山寨，〔带云〕哎，哥也，羞的你兄弟，〔唱〕恰便似牵驴上板桥。恼的我怒难消，踹扁了盛浆铁落，辘轳上截井索，芭棚下灏副槽。掷碎了舀酒瓢，砍折了切菜刀。

【双雁儿】就恨不一把火，刮刮拶拶烧了你这草团瓢，将人来险中倒，气得咱一似那鲫鱼跳。可不道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

〔宋江云〕智深兄弟，咱和你回山寨去。〔诗云〕堪笑山儿忒慕古，无事空将头共赌。早早回来山寨中，舒出脖子受板斧。〔同鲁智深下〕〔正末做叹科，云〕嗨，这的是山儿不是了也！〔唱〕

【浪里来煞】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灯台不自照。从今后开眼见个高低。没来由共哥哥赌赛着，使不的三家来便厮靠。则这三寸舌是俺斩身刀。〔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也，他今日果然领将两个人来，着我认道是也不是。元来一个是真宋江，一个是真鲁智深，都不是拐我女孩儿的。不知被那两个天杀的，拐了我满堂娇儿去？则被你想杀我也。〔宋刚做打嚏，同鲁智恩、旦儿上，云〕打嚏耳朵热，一定有人说。可早来到杏花庄也。我那泰山在那里？我每原许三日后，送你女孩儿回家，如今来也。〔王林做相见抱旦哭科，云〕我那满堂娇儿也！〔宋刚云〕泰山，我可不说谎，准准三日，送你令爱还家。〔王林云〕多谢太仆抬举。老汉只是家寒，急切里不曾备的喜酒，且到我女儿房里吃一杯淡酒去，待明日宰个小小鸡儿请你。〔鲁智恩云〕老王，我那山寨上有的羊酒，我教小伶俐赶二三十个肥羊，抬四五十担好酒送你。〔王林云〕多谢太仆！只是老汉没的谢媒红送你，惶恐杀人也。〔宋刚云〕俺们且到夫人房里去吃酒来。〔下〕〔王林云〕这两个贼汉，元来不是梁山泊上头领，他拐了我女孩儿，左右弄做破罐子，倒也罢了。只可惜那李逵哥哥，一片热心，赌着头来，这须不是耍处。我如今将酒冷一碗，热一碗，劝那两个贼汉吃的烂醉。到晚间等他睡了，我悄悄募上梁山，报与宋公明知道，搭救李逵，有何不可？〔诗云〕做什么老王林夜走梁山道，也则为李山儿恩义须当报。但愁他一涌性杀了假宋江，连累我满堂娇要带前夫孝。〔下〕

第四折

〔宋江同吴学究、鲁智深领卒子上，云〕某乃宋江是也。学究兄弟，颇奈李山儿无礼，我和他打下赌赛，到那里，果然认的不是。我与鲁家兄弟先回来了，只等山儿来时，便当斩首。小伶俐，踏着山岗望者，这早晚山儿敢待来也。〔正末做负荆上，云〕黑旋风，你好是没来由也！为着别人，输了自己。我今日无计所奈，砍了这一束荆杖，负在背上，回山寨见俺公明哥哥去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这一场烦恼可也奔人来，没来由共哥哥赌赛。褪下我这红纳袄，跌绽我这旧皮鞋。心下量猜：〔带云〕到山寨上，哥哥不打，则要头，〔唱〕怎发付脖项上这一块？

【驻马听】有心待不顾形骸，〔带云〕这碧湛湛石崖，不得底的深涧，我待跳下去，休说一个，便是十个黑旋风也不见了。〔唱〕两三番自投碧湛崖。敬临山寨，行一步如上吓魂台。我死后墓顶头谁定远乡牌？灵位边谁咒生天界？怎攀划，但得个完全尸首，便是十分采。

【搅箏琶】我来到辕门外，见小校雁行排。〔带云〕往常时我来呵，〔唱〕他这般退后趋前，〔带云〕怎么今日的，〔唱〕他将我佯呆不睬？〔做偷瞧科，云〕哦，元来是俺宋公明哥哥和众兄弟都升堂了也。〔唱〕他对着那有期会的众英才，一个个稳坐抬颧。我说的明白，道莽撞的廉颇请罪来，死也应该。

〔见科〕〔宋江云〕山儿，你来了也，你背着什么哩？〔正末云〕哥哥，恁兄弟山涧直下，砍了一束荆杖，告哥哥打几下。您兄弟一时间没见识，做这等的事来。〔唱〕

【沉醉东风】呼保义哥哥见责，我李山儿情愿餐柴。第一来看着咱兄弟情，第二来少欠他脓血债。休道您兄弟不伏烧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上来，若不打这顽皮不改。

〔宋江云〕我元与你赌头，不曾赌打。小倭倭，将李山儿踹下聚义堂，斩首报来。〔正末云〕学究哥，你劝一劝儿！智深哥，你也劝一劝儿！〔学究同鲁智深劝科〕〔宋江云〕这是军状。我不打他，则要他那颗头。〔正末云〕哥，你道什么哩？〔宋江云〕我不打你，则要你那颗头。〔正末云〕哥哥，你真个不肯打？打一下是一下疼，那杀的只是一刀，倒不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正末云〕不打？谢了哥哥也！〔做走科〕〔宋江云〕你走那里去？〔正末云〕哥哥道是不打我。〔宋江云〕我和你打赌赛，我则要你那六阳会首。〔正末云〕罢罢罢，他杀不如自杀。借哥哥剑来，待我自刎而亡。〔宋江云〕也罢，小倭倭将剑来递与他。〔正末做接剑科，云〕这剑可不元是我的？想当日跟着哥哥打围猎射，在那官道傍边，众人都看见一条大蟒蛇拦路；我走到跟前，并无蟒蛇，可是一口太阿宝剑。我得了这剑，献与俺哥哥悬带。数日前我曾听得支楞楞的剑响，想杀别人，不想道杀害自己也。〔唱〕

【步步娇】则听得宝剑声鸣使我心惊骇，端的个风团快。似这般好器械，一拚来铜钱，恰便似砍麻秸。〔带云〕想您兄弟十载相依，那般恩义，都也不消说了。〔唱〕还说甚旧情怀，早砍取我半壁天灵盖。

〔王林冲上叫科，云〕刀下留人！告太仆，那个贼汉送将我那女孩儿来了，我将他两个灌醉在家里，一径的来报知。太仆，与老汉做主咱。〔宋江云〕山儿，我如今放你去。若拿得这两个棍徒，将功折罪；若拿不得，二罪俱罚。你敢去么？〔正末做笑科，云〕这是揉着我山儿的痒处，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学究云〕虽然如此，他有两副鞍马，你一个如何拿的他住？万一被他走了，可不输了我梁山泊上的气概？鲁家兄弟，你帮山儿同走一遭。〔鲁智深云〕那山儿开口便骂我秃厮会做媒，两次三番要那王林认我，是甚主意？他如今有本事，自去拿那两个，我鲁智深决不帮他。〔学究云〕你只看聚义两个字，不要因这小忿，坏了大体面。〔宋江云〕这也说的是。智深兄弟，你就同他去拿那两个顶名冒姓的贼汉来。〔鲁智深云〕既是哥哥分付，您兄弟敢不同去。〔同下〕〔宋刚、鲁智恩上云〕好酒，俺们昨夜都醉了也。今早日高三丈，还不见泰山出来，敢是也醉倒了？〔正末同鲁智深、王林上，云〕贼汉，你泰山不在这里。〔做见就打科，宋刚云〕兀那大汉，你也通个名姓，怎么动手便打？〔正末云〕你要问俺名姓，若说出来，直唬的你尿流屁滚。我就是梁山泊上黑爹爹李逵，这个哥哥是真正花和尚鲁智深。〔做打科，唱〕

【乔牌儿】你顶着鬼名儿会使乖，到今日当天败。谁许这满堂娇压你那莺花寨，也不是我黑爹爹忒性歹。

〔宋刚云〕这是真命强盗，我们打他不过，走走走！〔做走科〕〔正末云〕这厮走那里去？〔做追上再打科〕〔唱〕

【殿前欢】我打你这吃敲材，直著你皮残骨断肉都开。那怕你会飞腾，就透出青霄外，早则是手到拿来。你你你，好一个鲁智深不吃斋，好一个呼保义能贪色！如今去亲身对证休嗔怪，须不是我倚强凌弱，还是你自揽祸招灾。

〔做拿住二贼科〕〔正末云〕这贼早拿住了也。〔王林同旦儿做拜科〕〔鲁智深云〕兀那老头儿不要拜，明日你同女儿到山寨来，拜谢宋头领便了。〔同正末押二贼下〕〔王林云〕他们拿这两个贼汉去了也，今日才出的俺那一口臭气。我儿，等待明日牵羊担酒，亲上梁山去，拜谢宋江头领走一遭。〔旦儿做打战科，王林云〕我儿不要哭，这样贼汉有什么好处？等我慢慢的拣一个好的，嫁他便了。〔同下〕〔宋江同吴学究领卒子上，云〕学究兄弟，怎生李山儿同鲁智深到杏花庄去了许久，还不见来，俺山上该差人接应他么？〔学究云〕这两个贼子到的那里！不必差人接应，只早晚敢待来也。〔卒子做报科，云〕喏，报的哥哥得知，两位头领得胜回来了也。〔正末同鲁智深押二贼上，云〕那两个贼汉擒拿在此，请哥哥发落。〔宋江云〕好宋江！好鲁智深！你怎么假名冒姓，坏我家的名目？小倭倭，将他绑在那花标树上，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枭他首级，悬挂通衢警众。〔卒子云〕理会的。〔拿二贼下〕〔正末唱〕

【离亭宴煞】蓼儿洼里开筵待，花标树下肥羊宰，酒尽呵涎当再买。涎邓邓眼睛剌，滴屑屑手脚卸，磻可可心肝摘。饿虎口中将脆骨夺，骊龙颌下把明珠握，生担他一场利害！〔带云〕智深哥哥，〔唱〕我也则要洗清你这强打挣的执柯人，〔带云〕公明哥哥，〔唱〕出脱你这干风情的画眉客。

〔宋江云〕今日就聚义堂上，设下赏功筵席，与李山儿、鲁智深庆喜者。〔诗云〕宋公明行道替天，众英雄聚义林泉。李山儿拔刀相助，老王林父女团圆。

题目 杏花庄王林告状

正名 梁山泊李逵负荆